

(台灣) 大毘盧寺
(美國) 遍照寺 恭印

六祖法寶壇經

附景德傳燈錄
七佛三十三祖

公益信託「新道遙園譯經院」基金發行

目次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行由品第一	1
般若品第二	15
疑問品第三	28
定慧品第四	34
妙行禪定品第五	38
懺悔品第六	40
機緣品第七	50
頓漸品第八	75
護法品第九	84

付囑品第十 87

景德傳燈錄卷第一 109

敘七佛 109

第一祖 摩訶迦葉尊者 112

第二祖 阿難尊者 113

第三祖 商那和脩尊者 114

第四祖 優波鞠多尊者 115

第五祖 提多迦尊者 116

第六祖 彌遮迦尊者 117

第七祖 婆須蜜尊者 118

第八祖 佛陀難提尊者 118

第九祖 伏馱蜜多尊者 119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 123

第十祖 脇尊者 119

第十一祖 富那夜奢尊者 120

第十二祖 馬鳴大士 121

第十三祖 迦毗摩羅尊者 121

第十四祖 龍樹尊者 122

第十五祖 迦那提婆尊者 124

第十六祖 羅睺羅多尊者 125

第十七祖 僧伽難提尊者 126

第十八祖 伽耶舍多尊者 127

第十九祖 鳩摩羅多尊者 127

第二十祖 闍夜多尊者 128

第二十一祖 婆修盤頭尊者 129

第二十二祖 摩拏羅尊者 129

第二十三祖 鶴勒那尊者 130

第二十四祖 師子尊者 131

第二十五祖 婆舍斯多尊者 133

第二十六祖 不如密多尊者 134

第二十七祖 般若多羅尊者 135

景德傳燈錄卷第三..... 136

第二十八祖 菩提達磨尊者（中華初祖） 137

第二十九祖 慧可大師（中華二祖） 145

第三十祖 僧璨大師（中華三祖） 148

第三十一祖 道信大師（中華四祖） 149

第三十二祖 弘忍大師（中華五祖） 150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唐釋門人法海錄

行由品第一

時大師至寶林，韶州韋刺史與官僚入山請師出，於城中大梵寺講堂，爲眾開緣說法。師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餘人，同時作禮，願聞法要。大師告眾曰：善知識，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識，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惠能嚴父本貫范陽，左降流於嶺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客店。

客收去，惠能得錢，卻出門外，見一客誦經。惠能一聞經語，心即開悟；遂問客誦何經。客曰：「金剛經。」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典。客云：「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其寺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門人一千有餘。我到彼中禮拜，聽受此經。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惠能聞說，宿昔有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惠能，令充老母衣糧，教便往黃梅參禮五祖。惠能安置母畢，即便辭違。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禮拜五祖。祖問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惠能對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作佛，不求餘物。」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獼獠，若爲堪作

佛？」惠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獼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五祖更欲與語，且見徒眾總在左右，乃令隨眾作務。惠能曰：「惠能啓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云：「這獼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廠去。」惠能退至後院，有一行者差惠能破柴踏碓，經八月餘。祖一日忽見惠能，曰：「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汝言，汝知之否？」惠能曰：「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覺。」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

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爲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遲滯。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眾得處分，退而遞相謂曰：「我等眾人，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現爲教授師，必是他得；我輩謾作偈頌，枉用心力。」諸人聞語，總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後依止秀師，何煩作偈？」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偈者，爲我與他爲教授師；我須作偈，將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覓祖即惡，却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若不呈偈，終不得法。大

難大難！」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間，擬請供奉盧珍畫楞伽經變相，及五祖血脈圖，流傳供養。神秀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尙看見。忽若道好，即出禮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執燈，書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偈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

秀書偈了，便却歸房，人總不知。秀復思惟：「五祖明日見偈

歡喜，即我與法有緣；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房中思想，坐臥不安，直至五更。祖已知神秀入門未得，不見自性。天明，祖喚盧供奉來，向南廊壁間繪畫圖相。忽見其偈，報言：「供奉却不用畫；勞爾遠來。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但留此偈，與人誦持，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門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即得見性。門人誦偈，皆歎善哉。祖三更喚秀入堂，問曰：「偈是汝作否？」秀言：「實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祖曰：「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如此見解，覓無上菩提，了不可得；無上菩提，須得言

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實；若如是見，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汝且去，一兩日思惟，更作一偈，將來吾看；汝偈若入得門，付汝衣法。」神秀作禮而出。又經數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猶如夢中，行坐不樂。復兩日，有一童子於碓坊過，唱誦其偈；惠能一聞，便知此偈未見本性；雖未蒙教授，早識大意。遂問童子曰：「誦者何偈？」童子曰：「爾這獗獠不知。大師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傳付衣法，令門人作偈來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爲第六祖。神秀上座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大師令人皆

誦：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惠能曰：「上人，我此踏碓八箇餘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童子引至偈前禮拜。惠能曰：「惠能不識字，請上人爲讀。」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便高聲讀。惠能聞已，遂言：「亦有一偈，望別駕爲書。」別駕言：「汝亦作偈，其事希有！」惠能向別駕言：「欲學無上菩提，不得輕於初學；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別駕言：「汝但誦偈，吾爲汝書。汝若得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惠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書此偈已，徒眾總驚，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祖見眾人驚怪，恐人損害，遂將鞋擦了偈。曰：「亦未見性。」眾以爲然。次日，祖潛至碓坊，見能腰石舂米，語曰：「求道之人，當如是乎！」乃問曰：「米熟也未？」惠能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惠能即會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爲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啓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祖知悟本性，謂惠能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

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鉢，云：「汝爲第六代祖；善自護念，廣度有情，流布將來，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亦無種 無性亦無生

祖復曰：「昔達摩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信，故傳此衣以爲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衣爲爭端，止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汝須速去；恐人害汝。」惠能啓曰：「向甚處去？」祖云：「逢懷則止，遇會則藏。」惠能三更領得衣鉢，云：「能本是南

中人，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出江口？」五祖言：「汝不須憂，吾自送汝。」五祖送至九江驛；祖令上船，惠能隨即把櫂。祖云：「合是吾渡汝。」惠能云：「迷時師度，悟了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同。惠能生在邊方，語音不正，蒙師傳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如是。以後佛法，由汝大行矣。汝去三年，吾方逝世。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說；佛法難起。」惠能辭違祖已，發足南行，兩月中間，至大庾嶺。五祖歸，數日不上堂；

眾疑，詰問曰：和尚少病少惱否？曰：病即無，衣法已南矣。問：誰人傳授？曰：能者得之。眾乃知焉。

逐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一僧俗姓陳，名惠明，先是四品將軍，性行粗燥，極意參尋，爲眾人先，趁及惠能。惠能擲下衣鉢，隱草莽中。惠明至，提掇不

動，乃喚云：「行者，行者！我爲法來，不爲衣來。」惠能遂出，盤坐石上。惠明作禮云：「望行者爲我說法。」惠能曰：「汝既爲法而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爲汝說。」明良久；惠能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復問云：「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否？」惠能云：「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明曰：「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師也。」惠能曰：「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明又問：「惠明今後向甚處去？」惠能曰：「逢袁則止，遇蒙則居。」明禮辭。

明回至嶺下，謂趁眾曰：向陟崔嵬，竟無

蹤跡；當別道尋之。趁眾咸以爲然。惠明後改道明，避師上字。

惠能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獵人常令守網，每見生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煮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一日思惟：時當弘法，不可終遯。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因二僧論風旛義，一曰：「風動。」一曰：「旛動。」議論不已。惠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眾駭然。印宗延至上席，徵詰奧義；見惠能言簡理當，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惠能曰：「不敢。」宗於是作禮；告請傳來衣鉢出示大眾。宗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

指授？」惠能曰：「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惠能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惠能曰：「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闡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爲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印宗聞說，歡喜合掌，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真金。」於是爲惠能剃髮，願事爲師。惠能遂於

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惠能於東山得法，辛苦受盡，命似懸絲。今日得與使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會，莫非累劫之緣，亦是過去生中供養諸佛，同種善根，方始得聞如上頓教得法之因。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惠能自智。願聞先聖教者，各令淨心；聞了各自除疑，如先代聖人無別。一眾聞法，歡喜作禮而退。

般若品第二

次日，韋使君請益。師陞座，告大眾曰：「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復云：「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

吾今爲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諦聽，吾爲汝說：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終無有益。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何名摩訶？摩訶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瞋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剎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

空，若空心靜坐，即著無記空。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爲大，故曰摩訶。善知識，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爲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爲邪見故。善知識，心量廣大，徧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

入，莫錯用意，名爲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終日說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稱國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

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說空，不識真空。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

何名波羅蜜？此是西國語，唐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即名爲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

即名爲彼岸，故號波羅蜜。善知識，迷人口念，當念之時，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識，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爲戒定慧。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爲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不起誑妄，用自真如

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修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即得見性；當知此經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歎，莫能具說。此法門是最上乘，爲大智人說，爲上根人說；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天龍下雨於閻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草葉；若雨大海，不增不減。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能興致，令一切眾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百川眾流，却入大海，合爲一體；眾生本性般若之智，亦

復如是。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頓教，猶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復如是；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爲一切眾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開悟頓教，不執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性。善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善知識，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

自不有，故知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其中
有愚有智，愚爲小人，智爲大人；愚者問於智人，智者與愚人
說法，愚人忽然悟解心開，即與智人無別。善知識，不悟即佛
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心
中，頓見真如本性？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若識
自心見性，皆成佛道。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
善知識，我於忍和尙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是以
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若
自不悟，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識
有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

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
求善知識指示方見；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執謂須他善
知識望得解脫者，無有是處。何以故？自心內有知識自悟，若
起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雖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
真般若觀照，一剎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
地。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
本解脫；若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即是無念。何
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爲無念；用即徧一切處，
亦不著一切處，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
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

行。若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即是法縛，即名邊見。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將此頓教法門，於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終身而不退者，定入聖位。然須傳授從上以來默傳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恐愚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善知識，吾有一無相頌，各須誦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惟記吾言，亦無有益。聽吾頌曰：

說通及心通 如日處虛空

唯傳見性法	出世破邪宗
法即無頓漸	迷悟有遲疾
只此見性門	愚人不可悉
說即雖萬般	合理還歸一
煩惱暗宅中	常須生慧日
邪來煩惱至	正來煩惱除
邪正俱不用	清淨至無餘
菩提本自性	起心即是妄
淨心在妄中	但正無三障
世人若修道	一切盡不妨

常自見己過 與道即相當
色類自有道 各不相妨惱
離道別覓道 終身不見道
波波度一生 到頭還自懊
欲得見真道 行正即是道
自若無道心 闍行不見道
若真修道人 不見世間過
若見他人非 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不非 我非自有過
但自却非心 打除煩惱破

憎愛不關心 長伸兩腳臥
欲擬化他人 自須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 即是自性現
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
離世覓菩提 恰如求兔角
正見名出世 邪見名世間
邪正盡打却 菩提性宛然
此頌是頓教 亦名大法船
迷聞經累劫 悟則剎那間

師復曰：「今於大梵寺說此頓教，普願法界眾生，言下見性成

佛。」時韋使君與官僚道俗，聞師所說，無不省悟，一時作禮，皆歎：「善哉，何期嶺南有佛出世！」

疑問品第三

一日，韋刺史爲師設大會齋。齋訖，刺史請師陞座，同官僚士庶肅容再拜。問曰：「弟子聞和尚說法，實不可思議。今有少疑，願大慈悲，特爲解說。」師曰：「有疑即問，吾當爲說。」韋公曰：「和尚所說，可不是達摩大師宗旨乎？」師曰：「是。」公曰：「弟子聞：達摩初化梁武帝，帝問云：『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摩言：『實無功德。』弟子未達此理，願和尚爲說。」師曰：「實無功德；勿疑先聖之

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設齋，名爲求福；不可將福便爲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師又曰：「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真實妙用，名爲功德。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若覓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輕，常行普敬；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即自無德；爲吾我自大，常輕一切故。善知識，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識，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是以福德與功德別。武帝不識真理，非我祖師有

過。」刺史又問曰：「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願生西方。請和尚說，得生彼否？願爲破疑。」師言：「使君善聽，惠能與說。世尊在舍衛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若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即身中十惡八邪，便是說遠；說遠爲其下根，說近爲其上智。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即佛土淨。』使君東方人，但心淨即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愆。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恒安樂。』使君心

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即行十萬；後除八邪，乃過八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覩彌陀。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剎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惠能與諸人，移西方如剎那間，目前便見；各願見否？」眾皆頂禮云：「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願和尚慈悲，便現西方，普令得見。」師言：「大眾，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向性中作，莫向身

外求。自性迷即是眾生，自性覺即是佛。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為勢至；能淨即釋迦，平直即彌陀；人我是須彌，邪心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虛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鱉；貪瞋是地獄，愚癡是畜生。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須彌倒；去邪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忘，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清淨，能破六欲諸天。自性內照，三毒即除，地獄等罪，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大眾聞說，了然見性，悉皆禮拜，俱歎善哉，唱言：「普願法界眾生，聞者一時悟解。」師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

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韋公又問：「在家如何修行？願為教授。」師言：「吾與大眾作無相頌，但依此修，常與吾同處無別；若不作此修，剃髮出家，於道何益？頌曰：

心平何勞持戒 行直何用修禪
恩則親養父母 義則上下相憐
讓則尊卑和睦 忍則眾惡無喧
若能鑽木出火 淤泥定生紅蓮
苦口的是良藥 逆耳必是忠言
改過必生智慧 護短心內非賢

日用常行饒益 成道非由施錢

菩提只向心覓 何勞向外求玄

聽說依此修行 西方只在目前

師復曰：「善知識，總須依偈修行，見取自性，直成佛道。法不相待，眾人且散，吾歸曹溪。眾若有疑，却來相問。」時刺史官僚、在會善男信女，各得開悟，信受奉行。

定慧品第四

師示眾云：「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爲本。大眾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不是一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即是定慧等學。」

諸學道人，莫言先定發慧，先慧發定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語，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內外一如，定慧即等。自悟修行，不在於諍；若諍先後，即同迷人，不斷勝負，却增我法，不離四相。善知識，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有燈即光，無燈即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

師示眾云：「善知識，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是也。如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莫心行諂曲，口但說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於一切法勿有執著。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常坐

不動，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無情，却是障道因緣。」

師示眾云：「善知識，道須通流，何以卻滯？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爲自縛。若言坐不動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卻被維摩詰訶。善知識，又有人教坐，看心觀靜，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會，便執成顛。如此者眾，如是相教，故知大錯。」

師示眾云：「善知識，本來正教無有頓漸，人性自有利鈍；迷人漸修，悟人頓契；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即無差別，所以立頓漸之假名。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爲宗，無相

爲體，無住爲本；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爲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爲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爲本。善知識，外離一切相，名爲無相；能離於相，則法體清淨，此是以無相爲體。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盡除卻，一念絕即死，別處受生，是爲大錯；學道者思之。若不識法意，自錯猶可，更誤他人；自迷不見，又謗佛經；所以立無念爲宗。善知識，云何立無念爲宗？只緣口說

見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即是塵勞邪見；故此法門立無念爲宗。善知識，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即是念之體，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無，眼耳鼻聲當時即壞。善知識，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故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妙行禪定品第五

師示眾云：「此門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是不動；

若言著心，心原是妄，知心如幻，故無所著也；若言著淨，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覆真如，但無妄想，性自清淨；起心著淨，卻生淨妄；妄無處所，著者是妄；淨無形相，卻立淨相，言是工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卻被淨縛。善知識，若修不動者，但見一切人時，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即是自性不動。善知識，迷人身雖不動，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與道違背；若著心、著淨，即障道也。

師示眾云：「善知識，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障無礙，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爲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爲禪。善知識，何名禪定？外離相爲禪，內不亂爲定。外若著相，內

心即亂；外若離相，心即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爲見境、思境即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善知識，外離相即禪，內不亂即定；外禪內定，是爲禪定。菩薩戒經云：『我本性元自清淨。』善知識，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懺悔品第六

時大師見廣韶洎四方士庶，駢集山中聽法，於是升座告眾曰：「來！諸善知識，此事須從自性中起；於一切時，念念自淨其心，自修自行，見自己法身，見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到此。既從遠來，一會於此，皆共有緣。今可各各胡跪，先

爲傳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無相懺悔。」眾胡跪。師曰：「一、戒香，即自性中無非、無惡、無嫉妒、無貪瞋、無劫害，名戒香。二、定香，即覩諸善惡境相，自心不亂，名定香。三、慧香，自心無礙，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不造諸惡；雖修眾善，心不執著；敬上念下，矜恤孤貧，名慧香。四、解脫香，即自心無所攀緣；不思善，不思惡，自在無礙，名解脫香。五、解脫知見香，自心既無所攀緣善惡，不可沈空守寂，即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和光接物，無我無人，直至菩提，真性不易，名解脫知見香。善知識，此香各自內薰，莫向外覓。今與汝等授無相懺悔，滅三世罪，令得三業清淨。善知識，各隨語，一時

道：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從前所有惡業、愚迷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憍誑染；從前所有惡業、憍誑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嫉妒染；從前所有惡業、嫉妒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善知識，已上是爲『無相懺悔』。云何名懺？云何名悔？懺者，懺其前愆；從前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妒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是名爲懺。悔者，悔其後過；從今以後，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妒等罪，今已覺悟，悉皆永斷，更不復作，是名爲悔；故稱懺悔。凡夫愚

迷，只知懺其前愆，不知悔其後過；以不悔故，前愆不滅，後過又生。前愆既不滅，後過又復生，何名懺悔？善知識，既懺悔已，與善知識發『四弘誓願』，各須用心正聽：自心眾生無邊誓願度，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善知識，大家豈不道：眾生無邊誓願度？恁麼道，且不是惠能度。善知識，心中眾生，所謂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眾生，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真度。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見、煩惱、愚癡眾生，將正見度；既有正見，使般若智打破愚癡迷妄眾生，各各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

度者，名爲眞度。又煩惱無邊誓願斷，將自性般若智，除卻虛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門無盡誓願學，須自見性，常行正法，是名眞學。又無上佛道誓願成，既常能下心，行於真正，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眞除妄，即見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願力法。善知識，今發四弘願了，更與善知識授『無相三歸依戒』。善知識，『歸依覺，兩足尊；歸依正，離欲尊；歸依淨，眾中尊。』從今日去，稱覺爲師，更不歸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寶常自證明；勸善知識，歸依自性三寶。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離財色，名兩足尊。自心歸依正，念念無邪見，以無

邪見故，即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名離欲尊。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愛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眾中尊。若修此行，是自歸依。凡夫不會，從日至夜，受三歸戒。若言歸依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憑何所歸？言卻成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心：經文分明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佛不歸，無所依處。今既自悟，各須歸依自心三寶：內調心性，外敬他人，是自歸依也。善知識，既歸依自三寶竟，各各志心，吾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令汝等見三身，了然自悟自性。總隨我道：於白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於白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於白色身，歸依圓滿報身佛。善知識，色身

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總有；爲自心迷，不見內性，外覓三身如來，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聽說，令汝等於自身中，見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從自性生，不從外得。何名清淨法身佛？世人性本清淨，萬法從自性生；思量一切惡事，即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爲浮雲蓋覆，上明下暗；忽遇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雲。善知識，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於外著境，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識，聞真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

——此名清淨法身佛。善知識，自心歸依自性，是歸依真佛。自歸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諂曲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他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自見己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歸依。常須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見性通達，更無滯礙，是自歸依。何名千百億化身？若不思萬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爲變化；思量惡事，化爲地獄；思量善事，化爲天堂；毒害化爲龍蛇；慈悲化爲菩薩；智慧化爲上界；愚癡化爲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覺，念念起惡，常行惡道——回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何名圓滿報身？譬如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智

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已過不可得。常思於後，念念圓明，自見本性。善惡雖殊，本性無二，無二之性，名爲實性；於實性中，不染善惡，此名圓滿報身佛。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惡盡，直至無上菩提。念念自見，不失本念，名爲報身。善知識，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佛；念念自性自見，即是報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歸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不言歸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即識自性佛。吾有一無相頌，若能誦持，言下令汝積劫迷罪，一時消滅。頌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 只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養福無邊 心中三惡元來造
擬將修福欲滅罪 後世得福罪還在
但向心中除罪緣 各自性中真懺悔
忽悟大乘真懺悔 除邪行正即無罪
學道常於自性觀 即與諸佛同一類
吾祖唯傳此頌法 普願見性同一體
若欲當來覓法身 離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見莫悠悠 後念忽絕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見性 虔恭合掌至心求

師言：「善知識，總須誦取，依此修行，言下見性，雖去吾千

里，如常在吾邊；於此言下不悟，即對面千里，何勤遠來？珍重好去。」一眾聞法，靡不開悟，歡喜奉行。

機緣品第七

師自黃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無知者。

舊本云。師去時至曹侯村。住九月餘日。然師自云。

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乃見求道之切。豈可逗留。故今依作回至。

時有儒士劉志略，禮遇甚厚。志略有姑爲尼，名無盡藏，常誦大涅槃經。師暫聽，即知妙義，遂爲解說。尼乃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焉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請供養。」有魏武侯玄孫曹叔良及居民，競來瞻禮。時寶林古



寺，自隋末兵火已廢，遂於故基重建梵宇，延師居之，俄成寶坊。師住九月餘日，又爲惡黨尋逐，師乃遁於前山，被其縱火焚草木，師隱身挨入石中得免；石今有師跌坐膝痕及衣布之紋，因名避難石。師憶五祖懷會止藏之囑，遂行隱於二邑焉。

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參祖師，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諭。」師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

即心名慧 即佛乃定

定慧等持 意中清淨

悟此法門 由汝習性

用本無生 雙修是正

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讚曰：

即心元是佛 不悟而自屈

我知定慧因 雙修離諸物

僧法達，洪州人，七歲出家，常誦法華經，來禮祖師，頭不至地。祖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爲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

◎

禮本折慢幢 頭奚不至地

有我罪即生 忘功福無比

師又曰：「汝名什麼？」曰：「名法達。」師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

汝今名法達 勤誦未休歇

空誦但循聲 明心號菩薩

汝今有緣故 吾今爲汝說

但信佛無言 蓮華從口發

達聞偈，悔謝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弟子誦法華經，未解經義，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廣大，願略說經中義理。」師曰：

「法達，法即甚達，汝心不達；經本無疑，汝心自疑。汝念此經，以何爲宗？」達曰：「學人根性暗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師曰：「吾不識文字，汝試取經誦之一徧，吾當爲汝解說。」法達即高聲念經，至譬喻品。師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爲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經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一大事者，佛之知見也。世人外迷著相，內迷著空；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內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開，是爲開佛知見。佛，猶覺也；分爲四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若聞開示，便能悟入，即覺知見本來真性，而得出現。

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佛。蓋爲一切眾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世尊，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吾亦勸一切人，於自心中，常開佛之知見。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惡，貪瞋嫉妒，諂佞我慢，侵人害物，自開眾生知見。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觀照自心，止惡行善，是自開佛之知見。汝須念念開佛知見，勿開眾生知見；開佛知見，即是出世；開眾生知見，即是世間。汝若但勞勞執

念，以爲功課者，何異犛牛愛尾？」達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師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己；口誦心行，即是轉經；口誦心不行，即是被經轉。聽吾偈曰：

心迷法華轉 心悟轉法華

誦經久不明 與義作讎家

無念念即正 有念念成邪

有無俱不計 長御白牛車

達聞偈，不覺悲泣，言下大悟，而告師曰：「法達從昔已來，實未曾轉法華，乃被法華轉。」再啓曰：「經云『諸大聲聞，

乃至菩薩，皆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羊、鹿之車、與白牛之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開示。」師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爲凡夫說，不爲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況經文明向汝道：『唯一佛乘，無有餘乘，若二若三；乃至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是法皆爲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爲昔時故；一乘是實，爲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

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達蒙啓發，踴躍歡喜，以偈讚曰：

經誦三千部 曹溪一句亡

未明出世旨 寧歇累生狂

羊鹿牛權設 初中後善揚

誰知火宅內 元是法中王

師曰：「汝今後方可名念經僧也。」達從此領玄旨，亦不輟誦經。

僧智通，壽州安豐人。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不會三身四

◎

智，禮師求解其義。師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

自性具三身 發明成四智

不離見聞緣 超然登佛地

吾今爲汝說 諦信永無迷

莫學馳求者 終日說菩提

通再啓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師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談四智，此名有智無身——即

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

大圓鏡智性清淨 平等性智心無病
妙觀察智見非功 成所作智同圓鏡
五八六七果因轉 但用名言無實性
若於轉處不留情 繁興永處那伽定

如上轉識爲智也。教中云：轉前五識爲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爲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爲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爲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通頓悟性智，遂呈偈曰：

三身元我體 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無礙 應物任隨形
起修皆妄動 守住匪眞精
妙旨因師曉 終亡染污名

僧智常，信州貴谿人，髫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參禮。師問曰：「汝從何來？欲求何事？」曰：「學人近住洪州白峯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遠來投禮，伏望和尚慈悲指示。」師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看。」曰：「智常到彼，凡經三月，未蒙示誨；爲法切故，一夕獨入丈室，請問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

之本性，猶如虛空，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開示。」師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

不見一法存無見 大似浮雲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 還如太虛生閃電

此之知見瞥然興 錯認何曾解方便

汝當一念自知非 自己靈光常顯現

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

無端起知見 著相求菩提



情存一念悟 寧越昔時迷

自性覺源體 隨照枉遷流

不入祖師室 茫然趣兩頭

智常一日問師曰：「佛說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未解，願爲教授。」師曰：「汝觀自本心，莫著外法相；法無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見聞轉誦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法俱備，一切不染，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義，不在口爭。汝須自修，莫問吾也。一切時中，自性自如。」常禮謝執侍，終師之世。

僧志道，廣州南海人也，請益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十

載有餘，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師曰：「汝何處未明？」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於此疑惑。」師曰：「汝作麼生疑？」曰：「一切眾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者，不審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則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

繫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師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說，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用，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爲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爲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爲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爲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

無上大涅槃 圓明常寂照
凡愚謂之死 外道執爲斷
諸求二乘人 目以爲無作
盡屬情所計 六十二見本
妄立虛假名 何爲真實義
惟有過量人 通達無取捨
以知五蘊法 及以蘊中我
外現眾色像 一一音聲相
平等如夢幻 不起凡聖見
不作涅槃解 二邊三際斷

◎
常應諸根用 而不起用想
分別一切法 不起分別想
劫火燒海底 風鼓山相擊
眞常寂滅樂 涅槃相如是
吾今強言說 令汝捨邪見
汝勿隨言解 許汝知少分
志道聞偈大悟，踴躍作禮而退。

行思禪師，生吉州安城劉氏，聞曹溪法席盛化，徑來參禮。遂問
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師曰：「汝曾作什麼來？」曰：「聖
諦亦不爲。」師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

有？」師深器之，令思首眾。一日，師謂曰：「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思既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弘法紹化，謚號弘濟禪師。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也。初謁嵩山安國師，安發之曹溪參叩，讓至禮拜。師曰：「甚處來？」曰：「嵩山。」師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師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師曰：「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識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在汝心，不須速說。」讓豁然契會，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日臻玄奧。後往南嶽，大闡禪宗，敕謚大慧禪師。永嘉玄覺禪師，溫州戴氏子。少習經論，精天台止觀法門。因看

維摩經，發明心地。偶師弟子玄策相訪，與其劇談，出言暗合諸祖。策云：「仁者得法師誰？」曰：「我聽方等經論，各有師承。後於維摩經，悟佛心宗，未有證明者。」策云：「威音王已前即得；威音王已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曰：「願仁者爲我證據。」策云：「我言輕，曹溪有六祖大師，四方雲集，並是受法者。若去，則與偕行。」覺遂同策來參，繞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師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師曰：「如是，如是。」玄覺方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師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

動，豈有速耶？」師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師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師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師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後著證道歌，盛行於世，謚曰無相大師。時稱爲真覺焉。

禪者智隍，初參五祖，自謂已得正受，庵居長坐，積二十年。師弟子玄策，游方至河朔，聞隍之名，造庵問云：「汝在此作什麼？」隍曰：「入定。」策云：「汝云入定，爲有心入耶？無心入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策云：「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隍無對。良久，問曰：「師嗣誰耶？」策云：「我師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爲禪定？」策云：「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是說，徑來謁師。師問云：「仁者何來？」隍具述前緣。師云：「誠如所言。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時不定也。」隍於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土庶，聞空中有聲云：「隍禪師今日得道。」隍後禮辭，復歸河北，開化四眾。有一童子，名神會，襄陽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來參禮。師

有出入，即非大定。」隍無對。良久，問曰：「師嗣誰耶？」策云：「我師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爲禪定？」策云：「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是說，徑來謁師。師問云：「仁者何來？」隍具述前緣。師云：「誠如所言。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時不定也。」隍於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土庶，聞空中有聲云：「隍禪師今日得道。」隍後禮辭，復歸河北，開化四眾。有一童子，名神會，襄陽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來參禮。師

曰：「知識遠來艱辛，還將得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會曰：「以無住爲本，見即是主。」師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會乃問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師以拄杖打三下，云：「吾打汝是痛不痛？」對曰：「亦痛亦不痛。」師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師云：「吾之所見，常見自心過愆，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見。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則同凡夫，即起恚恨。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爾弄人！」神會禮拜悔謝。師又曰：「汝若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若心悟，即自見性，依法修行。汝

自迷不見自心，卻來問吾見與不見！吾見自知，豈待汝迷；汝若自見，亦不待吾迷；何不自知自見，乃問吾見與不見！」神會再禮百餘拜，求謝過愆，服勤給侍，不離左右。一日，師告眾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師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祖師滅後，會入京洛，大弘曹溪頓教，著顯宗記，盛行於世，是爲荷澤禪師。

一僧問師曰：「黃梅意旨，甚麼人得？」師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否？」師云：「我不會佛法。」



◎ 師一日欲濯所授之衣，而無美泉，因至寺後五里許，見山林鬱茂，瑞氣盤旋。師振錫卓地，泉應手而出，積以爲池，乃跪膝浣衣石上。忽有一僧來禮拜，云：「方辯是西蜀人，昨於南天竺國，見達摩大師，囑方辯速往唐土：吾傳大迦葉正法眼藏，及僧伽梨，見傳六代，於韶州曹溪，汝去瞻禮。方辯遠來，願見我師傅來衣鉢。」師乃出示。次問：「上人攻何事業？」曰：「善塑。」師正色曰：「汝試塑看。」辯罔措。過數日，塑就真相，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師笑曰：「汝只解塑性，不解佛性。」師舒手摩方辯頂，曰：「永爲人天福田。」仍以衣酬之；辯取衣分爲三：一披塑像，一自留，一用椽裏瘞地中。誓曰：「後得此

◎ 衣，乃吾出世，住持於此，重建殿宇。」宋嘉祐八年，有僧惟先，修殿掘地，得衣如新。像在高泉寺，祈禱輒應。有僧舉臥輪禪師偈曰：

臥輪有伎倆 能斷百思想

對境心不起 菩提日日長

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

惠能沒伎倆 不斷百思想

對境心數起 菩提作麼長

頓漸品第八

時祖師居曹溪寶林，神秀大師在荆南玉泉寺，於時兩宗盛化，人皆稱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頓漸之分，而學者莫知宗趣。師謂眾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種，見有遲疾。何名頓漸？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然秀之徒眾，往往譏南宗祖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傳衣法，豈徒然哉？吾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毋滯於此，可往曹溪參決。」一日，命門人志誠曰：「汝聰明多智，可為吾到曹溪聽法，若有所聞，盡心記取，還為吾說。」志誠稟命至曹溪，隨眾參請，不言來處。時祖師告眾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

會。」志誠即出禮拜，具陳其事。師曰：「汝從玉泉來，應是細作。」對曰：「不是。」師曰：「何得不是？」對曰：「未說即是，說了不是。」師曰：「汝師若為示眾？」對曰：「常指誨大眾，住心觀淨，長坐不臥。」師曰：「住心觀淨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

生來坐不臥 死去臥不坐

一具臭骨頭 何為立功過

志誠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師處，學道九年，不得契悟；今聞和尚一說，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為教示。」師曰：「吾聞汝師教示學人戒定慧法，未審汝師說戒定

慧，行相如何？與吾說看。」誠曰：「秀大師說，諸惡莫作名爲戒，諸善奉行名爲慧，自淨其意名爲定；彼說如此。未審和尙以何法誨人？」師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即爲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如汝師所說戒定慧，實不可思議；吾所見戒定慧又別。」志誠曰：「戒定慧只合一種，如何更別？」師曰：「汝師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見有遲疾，汝聽吾說，與彼同否？吾所說法，不離自性；離體說法，名爲相說，自性常迷。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聽吾偈曰：

心地無非自性戒 心地無癡自性慧

心地無亂自性定 不增不減自金剛
身去身來本三昧

誠聞偈悔謝，乃呈一偈：

五蘊幻身 幻何究竟
迴趣眞如 法還不淨

師然之。復語誠曰：「汝師戒定慧，勸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勸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無一法可得，方能建立萬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脫知見。見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來自由，無滯無礙，應用隨作，應語隨答，普見化身，不離自性，

即得自在神通遊戲三昧，是名見性。」志誠再啓師曰：「如何是不立義？」師曰：「自性無非、無癡、無亂，念念般若觀照，常離法相，自由自在，縱橫盡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頓悟頓修，亦無漸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諸法寂滅，有何次第？」志誠禮拜，願爲執侍，朝夕不懈。

誠吉州太和人也

一僧志徹，江西人，本姓張，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爲第六祖，而忌祖師傳衣爲天下聞，乃囑行昌來刺師。師心通，預知其事，即置金十兩於座間。時夜暮，行昌入祖室，將欲加害，師舒頸就之，行昌揮刃者三，悉無所損。師曰：「正劍不

◎

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即願出家。師遂與金，言：「汝且去，恐徒眾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遁，後投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憶師之言，遠來禮覲。師曰：「吾久念汝，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德；其惟傳法度生乎？弟子常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爲解說。」師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師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卻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卻言是常；

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師曰：「涅槃經，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便爲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師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眞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眞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眞無常義。佛比爲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徧見，而顯說眞常、眞樂、眞我、眞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

徧，有何所益？」行昌忽然大悟，說偈云：

因守無常心 佛說有常性

不知方便者 猶春池拾礫

我今不施功 佛性而現前

非師相授與 我亦無所得

師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徹禮謝而退。

師見諸宗難問，咸起惡心，多集座下，愍而謂曰：「學道之人，一切善念惡念，應當盡除。無名可名，名於自性，無二之性，是名實性；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言下便須自見。」諸人聞說，總皆作禮，請事爲師。



護法品第九

神龍元年上元日，則天、中宗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傳佛心印，可請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

願師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師云：「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喻煩惱。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見解，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聖賢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

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曰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不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不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其年九月三日，有詔獎諭師曰：「師辭老疾，爲朕修道，國之福田。師若淨名托疾毗耶，闡揚大乘，傳諸佛心，談不二法。薛簡傳師指授如來知見，朕積善餘慶，宿種善根，值師出世，頓悟上乘，感荷師恩，頂戴無已；并奉磨衲袈裟、及水晶鉢，敕韶州刺史修飾寺宇。賜師舊居爲國恩寺。」

付囑品第十

師一日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神會、智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爲一方師。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宗：先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自性。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三科法門者，陰界入也；陰是五陰：色、受、想、行、識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內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是也。自性能含萬

法，名含藏識。若起思量，即是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如是一十八界，皆從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若惡用，即眾生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對法外境，無情五對：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明與暗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此是五對也。法相語言十二對：語與法對、有與無對、有色與無色對、有相與無相對、有漏與無漏對、色與空對、動與靜對、清與濁對、凡與聖對、僧與俗對、老與少對、大與小對，此是十二對也。自性起用十九對：長與短對、邪與正對、癡與慧對、愚與智對、亂與定對、慈與毒對、戒與非對、直與曲對、實與虛對、險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常與

無常對、悲與害對、喜與瞋對、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對、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此是十九對也。」師言：「此三十六對法，若解用，即道貫一切經法，出入即離兩邊；自性動用，共人言語，外於相離相，內於空離空：若全著相，即長邪見；若全執空，即長無明；執空之人，有謗經，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語言；只此語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兩字，亦是文字；見人所說，便即謗他言『著文字』。汝等須知，自迷猶可，又謗佛經。不要謗經，罪障無數。若著相於外，而作法求真，或廣立道場，說有無之過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得見性。但聽依

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於道性窒礙。若聽說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行，無住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說、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二道相因，生中道義。如一問一對，餘問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設有人問：『何名爲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緣；明沒則暗，以明顯暗，以暗顯明；來去相因，成中道義。』餘問悉皆如此。汝等於後傳法，依此轉相教授，勿失宗旨。」

師於太極元年壬子，延和七月舊本作先天元年，考唐書，是年五月改延和，八月玄宗即位，方改元先天。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仍令促工，次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

徒眾曰：「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爲汝破疑，令汝迷盡；吾若去後，無人教汝。」法海等聞，悉皆涕泣；惟有神會，神情不動，亦無涕泣。師云：「神會小師，卻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哀樂不生；餘者不得，數年山中，竟修何道？汝今悲泣，爲憂阿誰？若憂吾不知去處，吾自知去處；吾若不知去處，終不預報於汝。汝等悲泣，蓋爲不知吾去處，若知吾去處，即不合悲泣。法性本無生滅、去來。汝等盡坐，吾與汝說一偈，名曰『真假動靜偈』，汝等誦取此偈，與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眾僧作禮，請師說偈。偈曰：

一切無有真 不以見於真
若見於真者 是見盡非真
若能自有真 離假即心真
自心不離假 無真何處真
有情即解動 無情即不動
若修不動行 同無情不動
若覓真不動 動上有不動
不動是不動 無情無佛種
能善分別相 第一義不動
但作如此見 即是真如用

報諸學道人 努力須用意
莫於大乘門 卻執生死智
若言下相應 即共論佛義
若實不相應 合掌令歡喜
此宗本無諍 諍即失道意
執逆諍法門 自性入生死

時徒眾聞說偈已，普皆作禮，並體師意，各各攝心，依法修行，更不敢諍，乃知大師不久住世。法海上座，再拜問曰：「和尚入滅之後，衣法當付何人？」師曰：「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於今，抄錄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

相傳授，度諸群生；但依此說，是名正法。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爲汝等信根淳熟，決定無疑，堪任大事。然據先祖達磨大師付授偈意，衣不合傳。偈曰：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師復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

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熟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皆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聽吾偈曰：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萌

頓悟花情已 菩提果自成

師說偈已，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靜』，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爾時徒眾作禮而退。

大師，七月八日，忽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楫。」

大眾哀留甚堅。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眾曰：「師從此去，早晚可回。」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曰：「正法眼藏，傳付何人？」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緝伽藍，昌隆法嗣。」問曰：「未知從上佛祖應現已來，傳授幾代？願垂開示。」師云：「古佛應世，已無數量，不可計也；今以七佛爲始。過去莊嚴劫：毘婆尸佛、尸棄佛、毘舍浮佛。今賢劫：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文佛；是爲七佛。」

釋迦文佛首傳摩訶迦葉尊者

第二阿難尊者

第三商那和修尊者

第四優波鞠多尊者

第五提多迦尊者

第六彌遮迦尊者

第七婆須密多尊者

第八佛駄難提尊者

第九伏駄蜜多尊者

第十脇尊者

第十一富那夜奢尊者

第十二馬鳴大士

第十三迦毘摩羅尊者

第十四龍樹大士

第十五迦那提婆尊者

第十六羅睺羅多尊者

第十七僧伽難提尊者

第十八伽耶舍多尊者

第十九鳩摩羅多尊者

第二十闍耶多尊者

第二十一婆修盤頭尊者

第二十二摩拏羅尊者

第二十三鶴勒那尊者

第二十四師子尊者

第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

第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

第二十七般若多羅尊者

第二十八菩提達磨尊者

第二十九慧可大師

第三十僧璨大師

第三十一道信大師

第三十二弘忍大師

惠能是爲三十三祖。從上諸祖，各有稟承。汝等向後，遞代流傳，毋令乖誤。」又問：「此後莫有難否？」師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欲取吾首。聽吾記曰：

頭上養親 口裏須餐

遇滿之難 楊柳爲官

大師，先天二年癸丑歲，八月初三日（是年十二月改元開元）於國恩寺齋罷，謂諸徒眾曰：「汝等各依位坐，吾與汝別。」法海白言：「和尚，留何教法，令後代迷人得見佛性？」師言：「汝等諦聽：後代迷人，若識眾生，即是佛性；若不識眾

生，萬劫覓佛難逢。吾今教汝，識自心眾生，見自心佛性。欲求見佛，但識眾生。只爲眾生迷佛，非是佛迷眾生；自性若悟，眾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眾生；自性平等，眾生是佛；自性邪險，佛是眾生。汝等心若險曲，即佛在眾生中；一念平直，即是眾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真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吾今留一偈，與汝等別，名『自性真佛偈』。後代之人，識此偈意，自見本心，自成佛道。偈曰：

眞如自性是眞佛 邪見三毒是魔王

邪迷之時魔在舍 正見之時佛在堂
性中邪見三毒生 即是魔王來住舍
正見自除三毒心 魔變成佛真無假
法身報身及化身 三身本來是一身
若向性中能自見 即是成佛菩提因
本從化身生淨性 淨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 當來圓滿真無窮
婬性本是淨性因 除婬即是淨性身
性中各自離五欲 見性剎那即是真
今生若遇頓教門 忽悟自性見世尊

若欲修行覓作佛 不知何處擬求真
若能心中自見真 有真即是成佛因
不見自性外覓佛 起心總是大癡人
頓教法門今已留 救度世人須自修
報汝當來學道者 不作此見大悠悠
師說偈已，告曰：「汝等好住。吾滅度後，莫作世情悲泣雨
淚，受人弔問，身著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識自本
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
無住無往。恐汝等心迷，不會吾意，今再囑汝，令汝見性。吾
滅度後，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違吾教，縱吾在世，亦無有

益。復說偈曰：

兀兀不修善 騰騰不造惡

寂寂斷見聞 蕩蕩心無著

師說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謂門人曰：「吾行矣！」奄然遷化。於時異香滿堂，白虹屬地，林木變白，禽獸哀鳴。十一月，廣、韶、新三郡官僚、洎門人、緇白，爭迎真身，莫決所之。乃焚香禱曰：「香烟指處，師所歸焉。」時香烟直貫曹溪。十一月十三日，遷神龕併所傳衣鉢而回。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出龕，弟子方辯以香泥上之。門人憶念取首之記，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入塔；忽於塔內白光出現，直上衝天，三日

始散。韶州奏聞，奉敕立碑，紀師道行。師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傳衣，三十九祝髮，說法利生，三十七載，得旨嗣法者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數。達磨所傳信衣係西域屈胸布也，中宗賜磨衲寶鉢，及方辯塑師真相，並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永鎮寶林道場。流傳壇經，以顯宗旨，興隆三寶，普利群生者。

師入塔後，至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鐵索聲；眾僧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師頸有傷；具以賊事聞於州縣。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日於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鞫問，云姓張名淨滿，汝州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令取

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即加刑，乃躬至曹溪，問師上足令韜曰：「如何處斷？」韜曰：「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佛教慈悲，怨親平等。況彼求欲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加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敕刺史楊緘云：「朕夢感能禪師請傳衣袈裟卻歸曹溪，今遣鎮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眾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後或爲人偷竊，皆不遠而獲，如是者數四。憲宗諡「大鑒禪師」，塔曰「元和靈

照」。其餘事蹟，係載唐尚書王維、刺史柳宗元、刺史劉禹錫等碑——守塔沙門令韜錄。

宋太祖開國之初，王師平南海，劉氏殘兵作梗，師之塔廟鞠爲煨燼，而真身爲守塔僧保護，一無所損。尋有制興修，功未竟。會宋太宗即位，留心禪門，詔新師塔七層，加諡「大鑑真空禪師」、「太平興國之塔」。宋仁宗天聖十年，具安輿，迎師真身及衣鉢入大內供養，加諡「大鑑真空普覺禪師」。宋神宗加諡「大鑑真空普覺圓明禪師」。本州復興梵刹事蹟，元獻公晏殊所作碑記具載。以後宋太宗加諡「廣照」。肉身迄今猶存。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景德傳燈錄卷第一

宋沙門道原纂

七佛

毗婆尸佛 尸棄佛 毗舍浮佛 拘留孫佛 拘那含牟尼佛 迦葉佛 釋迦牟尼佛

天竺二十五祖

內一祖旁出無錄

- | | | | |
|----------|----------|----------|----------|
| 第一祖摩訶迦葉 | 第二祖阿難 | 第三祖商那和脩 | 第四祖優波鞠多 |
| 第五祖提多迦 | 第六祖彌遮迦 | 第七祖婆須蜜 | 第八祖佛陀難提 |
| 第九祖伏駄蜜多 | 第十祖脇尊者 | 第十一祖富那夜奢 | 第十二祖馬鳴大士 |
| 第十三祖迦毗摩羅 | 第十四祖龍樹大士 | | |

敘七佛

古佛應世，縣歷無窮，不可以周知而悉數也。故近譚賢劫有千如來，暨于釋迦，但紀七佛。案長阿含經云：七佛精進力 放光滅闇冥 各各坐樹下 於中成正覺。又曼殊室利爲七佛祖師；金華善慧大士，登松山頂行道，感七佛引前、維摩接後。今之撰述，斷自七佛而下。

一、毗婆尸佛（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八尊）偈曰：

身從無相中受生 猶如幻出諸形象 幻人心識本來無 罪福皆空無所住

長阿含經云：人壽八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利利，姓拘利若，父盤頭，母盤頭婆提，居盤頭婆提城。坐波波羅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三十四萬八千人。神足二：一名騫茶，二名提舍；侍者無憂，子方膺。

二、尸棄佛（莊嚴劫第九百九十九尊）偈曰：

起諸善法本是幻 造諸惡業亦是幻 身如聚沫心如風 幻出無根無實性

長阿含經云：人壽七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利利，姓拘利若，父明相，母光耀，居光相城。坐芬陀利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二十五萬。神足二：一名阿毗浮，二名婆婆；侍者忍行，子無量。

三、毗舍浮佛（莊嚴劫第一千尊）偈曰：

假借四大以爲身 心本無生因境有 前境若無心亦無 罪福如幻起亦滅

長阿含經云：人壽六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利利，姓拘利若，父善燈，母稱戒，居無喻城。坐婆羅樹下，說法二會，度人一十三萬。神足二：一扶遊，二鬱多摩；侍者寂滅，子妙覺。

四、拘留孫佛（現在賢劫第一尊）偈曰：

見身無實是佛身 了心如幻是佛幻 了得身心本性空 斯人與佛何殊別

長阿含經云：人壽四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禮得，母善枝，居安和城。坐尸利沙樹下，說法一會，度人四萬。神足二：一薩尼，二毗樓；侍者善覺，子上勝。

五、拘那含牟尼佛（賢劫第二尊）偈曰：

佛不見身知是佛 若實有知別無佛 智者能知罪性空 坦然不怖於生死

長阿含經云：人壽三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大德，母善勝，居清淨城。坐烏暫婆羅門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三萬。神足二：一舒槃那，二鬱多樓；侍者安和，子導師。

六、迦葉佛（賢劫第三尊）偈曰：

一切眾生性清淨 從本無生無可滅 即此身心是幻生 幻化之中無罪福

長阿含經云：人壽二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梵德，母財主，居波羅奈城。坐尼拘律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二萬。神足二：一提舍，二婆羅婆；侍者善友，子集軍。

七、釋迦牟尼佛（賢劫第四尊）

姓刹利，父淨飯天，母大清淨妙。位登補處，生兜率天上，名曰勝善天人，亦名護明大士。度諸天眾，說補處行；亦於十方界中，現身說法。普耀經云：「佛初生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涌金蓮華，自然捧雙足；東西及南北，各行於七步；分手指天地，作師子吼聲：『上下及四維，無能尊我者。』」即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也。至四十四年二月八日，年十九欲求出家，而自念言：「當復何遇？」即於四門遊，觀見四等事，心有悲喜而作思惟：「此老病死終可厭離。」於是夜子時，有一天人名曰淨居，於窗牖中叉手白太子言：「出家時至，可去矣。」太子聞已，心生歡喜，即逾城而去。於檀特山中修道，始於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復至鬱頭藍弗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於六年。故經云：「以無心意無授行，而悉摧伏諸外道。」先歷試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見，令至菩提。故普集經云：「菩薩於十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成佛，號天人師；時年三十矣，即穆王四年癸未歲也。既而於鹿野苑中，爲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

而論道果。說法住世四十九年；後告弟子摩訶迦葉：「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當護持。」并敕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言：

法本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 今付無法時 法法何會法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梨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善哉善哉，我當依敕，恭順佛故。」爾時世尊至拘尸那城，告諸大眾：「吾今背痛欲入涅槃。」即往熙連河側娑羅雙樹下，右脅累足，泊然宴寂。復從棺起，為母說法，特示雙足化婆耆，并說無常偈曰：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

時諸弟子即以香薪競茶毗之。燼後，金棺如故。爾時大眾即於佛前以偈讚曰：

凡俗諸猛熾 何能致火熱 請尊三昧火 闍維金色身

爾時金棺從座而舉，高七多羅樹，往反空中，化火三昧。須臾灰生，得舍利八斛四斗。即穆王五十三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也。自世尊滅後一千一十七年，教至中夏，即後漢永平十年戊辰歲也。

▲第一祖摩訶迦葉，摩竭陀國人也，姓婆羅門，父飲澤，母香志。昔為鍛金師，善明金性，使其柔伏。付法傳云：嘗於久遠劫中，毗婆尸佛入涅槃後，四眾起塔。塔中像面上金色，有少缺壞。時有貧女將金珠往金師所，請飾佛面。既而因共發願：願我二人為無姻夫妻。由是因緣，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後生梵天。天壽盡，生中天摩竭陀國婆羅門家，名曰迦葉波，此云飲光勝尊，蓋以金色為號也。繇是志求出家，冀度諸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除，袈裟著體。常於眾中稱歎第一。復言：吾以清淨法眼將付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涅槃經云：爾時世尊欲涅槃時，迦

葉不在眾會。佛告諸大弟子：迦葉來時，可令宣揚正法眼藏。爾時迦葉在耆闍崛山寶鉢羅窟，睹勝光明，即入三昧，以淨天眼觀見世尊於熙連河側入般涅槃，乃告其徒曰：如來涅槃也，何其駛哉？即至雙樹間，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內現雙足。爾時迦葉告諸比丘：佛已茶毗，金剛舍利非我等事，我等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斷絕。乃說偈曰：如來弟子 且莫涅槃 得神通者 當赴結集 於是得神通者，悉集王舍耆闍崛山寶鉢羅窟。時阿難為漏未盡，不得入會；後證阿羅漢果，由是得入。迦葉乃白眾言：此阿難比丘，多聞總持，有大智慧；常隨如來，梵行清淨；所聞佛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佛所讚歎，聰敏第一；宜可請彼集脩多羅藏。大眾默然。迦葉告阿難曰：汝今宜宣法眼。阿難聞語信受，觀察眾心而宣偈言：比丘諸眷屬 離佛不莊嚴 猶如虛空中 眾星之無月 說是偈已，禮眾僧足，陞法座，而說是言：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某處說某經教，乃至人天等作禮奉行。時迦葉問諸比丘：阿難所言，不錯謬乎？皆曰：不異世尊所說。迦葉乃告阿難言：我今年不久留，今將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護。聽吾偈言：

法本法來法 無法無非法 何於一法中 有法有非法

說偈已，乃持僧伽梨衣，入雞足山，候慈氏下生，即周孝王五年丙辰歲也。

▲第二祖阿難，王舍城人也。姓剎帝利，父斛飯王，實佛之從弟也。梵語阿難陀，此云慶喜，亦云歡喜；如來成道夜生，因為之名。多聞博達，智慧無礙，世尊以為總持第一，嘗所讚歎。加以宿世有大功德，受持法藏，如水傳器；佛乃命為侍者。後阿闍世王白言：仁者，如來、迦葉尊勝二師，皆已涅槃，而我多故，悉不能睹；仁者般涅槃時，願垂告別。阿難許之。後自念言：我身危脆，猶如聚沫，況復衰老，豈堪長久。又念：阿闍世王與吾有約。乃詣王宮告之曰：吾欲入

涅槃，來辭耳。門者曰：王寢，不可以聞。阿難曰：俟王覺時，當爲我說。時阿闍世王夢中見一寶蓋，七寶嚴飾，千萬億眾，圍繞瞻仰。俄而風雨暴至，吹折其柄，珍寶瓔珞悉墜於地；心甚驚異。既寤，門者具白上事。王聞語已，失聲號慟，哀感天地；即至毗舍離城，見阿難在恒河中流，跏趺而坐。王乃作禮而說偈言：稽首三界尊 棄我而至此 暫憑悲願力 且莫般涅槃 時毗舍離王亦在河側，復說偈言：

尊者一何速 而歸寂滅場 願住須臾間 而受於供養

爾時阿難見二國王咸來勸請，乃說偈言：

二王善嚴住 勿爲苦悲戀 涅槃當我淨 而無諸有故

阿難復念：我若偏向一國而般涅槃，諸國爭競，無有是處；應以平等度諸有情。遂於恒河中流將入寂滅。是時山河大地六種震動；雪山中有五百仙人，睹茲瑞應，飛空而至，禮阿難足，胡跪白言：我於長老當證佛法，願垂大慈，度脫我等。阿難默然受請，即變殑伽河悉爲金地，爲其仙眾說諸大法。阿難復念：先所度脫弟子，應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從空而下，爲諸仙人出家受具。其仙眾中有二羅漢，一名商那和脩，二名末田底迦；阿難知是法器，乃告之曰：昔如來以大法眼付大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將滅，用傳於汝；汝受吾教，當聽偈言：

本來付有法 付了言無法 各各須自悟 悟了無無法

阿難付法眼藏竟，踊身虛空，作十八變。入風奮迅三昧，分身四分：一分奉切利天，一分奉娑竭羅龍宮，一分奉毗舍離王，一分奉阿闍世王。各造寶塔而供養之。乃厲王十一年癸巳歲也。

▲第三祖商那和脩者，摩突羅國人也，亦名舍那婆斯。姓毗舍多，父林勝，母僑奢耶。在胎六年

而生。梵云商諾迦，此云自然服，即西域九枝秀草名也。若羅漢聖人降生，則此草生於淨潔之地；和脩生時，瑞草斯應。昔如來行化至摩突羅國，見一青林，枝葉茂盛，語阿難曰：此林地名優留荼；吾滅度後一百年，有比丘商那和脩於此地轉妙法輪。後百歲果誕和脩，出家證道，受慶喜尊者法眼，化導有情。及止此林，降二火龍，歸順佛教；龍因施其地以建梵宮。尊者化緣既久，思付正法。尋於吒利國得優波迦多以爲給侍。因問迦多曰：汝年幾耶？答曰：我年十七。師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答曰：師髮已白；爲髮白耶？心白耶？師曰：我但髮白，非心白耳。迦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和脩知是法器，後三載遂爲落髮受具。乃告曰：昔如來以無上法眼藏付囑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勿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言：

非法亦非心 無心亦無法 說是心法時 是法非心法

說偈已，即隱於罽賓國南象白山中。後於三昧中，見弟子迦多有五百徒眾，常多懈怠。尊者乃往彼，現龍奮迅三昧以調伏之，而說偈曰：通達非彼此 至聖無長短 汝除輕慢意 疾得阿羅漢 五百比丘聞偈已，依教奉行，皆獲無漏。尊者乃作十八變化，火光三昧用焚其身。迦多收舍利，葬於梵迦羅山。五百比丘人持一旛，迎導至彼，建塔供養。乃宣王二十二年乙未歲也。

▲第四祖優波迦多者，吒利國人也，亦名優波崛多，又名鄔波迦多。姓首陀，父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證果。隨方行化，至摩突羅國，得度者甚眾。由是魔宮震動，波旬愁怖；遂竭其魔力，以害正法。尊者即入三昧，觀其所由。波旬復伺便，密持瓔珞縻之於頸。及尊者出定，乃取人、狗、蛇三屍，化爲花鬘，軟言慰諭波旬曰：汝與我瓔珞，甚是珍妙；吾以花鬘，以相酬奉。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即變爲三種臭屍，蟲蛆壞爛。波旬厭惡，大生憂惱，盡已神力不能移動；乃升六欲天告諸

天主，又詣梵王求其解免。彼各告言：十力弟子所作神變，我輩凡陋，何能去之？波旬曰：然則奈何？梵王曰：汝可歸心尊者，即能除斷。乃爲說偈令其迴向曰：

若因地倒 還因地起 離地求起 終無其理

波旬受教已，即下天宮，禮尊者足，哀露懺悔。毬多曰：汝自今去，於如來正法更作嬖害否？波旬曰：我誓迴向佛道，永斷不善。毬多曰：若然者，汝可口自唱言歸依三寶。魔王合掌三唱，花鬘悉除；乃歡喜踊躍，作禮尊者，而說偈曰：稽首三昧尊 十力聖弟子 我今願迴向 勿令有劣弱尊者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最後有一長者子，名曰香眾，來禮尊者，志求出家。尊者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尊者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即爲剃度，受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嘗夢金日而生汝，可名提多迦。復謂曰：如來以大法眼藏，次第傳授，以至於我；今復付汝。聽吾偈言：

心自本來心 本心非有法 有法有本心 非心非本法

付法已，乃踊身虛空，呈十八變；然復本座，跏趺而逝。多迦以室內籌，用焚其軀；收舍利，建塔供養。即平王三十年庚子歲也。

▲第五祖提多迦者，摩伽陀國人也。初生之時，父夢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有大山，諸寶嚴飾；山頂泉涌，滂沱四流。後遇毬多尊者，爲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泉涌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今入道之相也。照耀天地者，汝智慧超越也。尊者本名香眾，師因易今名焉。梵云提多迦，此云通真量也。多迦聞師說已，歡喜踊躍而唱偈言：

巍巍七寶山 常出智慧泉 迴爲真法味 能度諸有緣

毬多尊者亦說偈曰：我法傳於汝 當現大智慧 金日從屋出 照耀於天地

提多迦聞師妙偈，設禮奉持。後至中印度。彼國有八千大仙，彌遮迦爲首，聞尊者至，率眾瞻禮，謂尊者曰：昔與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人，授我仙法；師逢十力弟子，修習禪那。自此報分殊途，已經六劫。尊者曰：支離累劫，誠哉不虛。今可捨邪歸正，以入佛乘。彌遮迦曰：昔阿私陀仙人授我記云：汝却後六劫當遇同學，獲無漏果。今也相遇，非宿緣耶？願師慈悲，令我解脫。尊者即度出家，命聖授戒。餘仙眾始生我慢；尊者示大神通，於是俱發菩提心，一時出家。乃告彌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密付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當護念之。乃說偈曰：

通達本心法 無法無非法 悟了同未悟 無心亦無法

說偈已，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其軀。彌遮迦與八千比丘同收舍利，於班茶山中起塔供養。即莊王五年己丑歲也。

▲第六祖彌遮迦者，中印度人也。既傳法已，遊化至北天竺國。見雉堞之上有金色祥雲，歎曰：斯道人氣也，必有大士，爲吾法嗣。乃入城。於闐闐間有一人，手持酒器，逆而問曰：師何方而來？欲往何所？師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師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曰：師還識我否？師曰：我即不識，識即非我。又謂曰：汝試自稱名氏，吾當後示本因。彼人說偈而答：我從無量劫，至于生此國，本姓頗羅墮，名字婆須蜜。師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言：此國中吾滅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蜜，而於禪祖當獲第七。世

尊記汝，汝應出家。彼乃置器禮師，側立而言曰：我思往劫嘗作檀那，獻一如來寶座，彼佛記我云：汝於賢劫釋迦法中，宣傳至教。今符師說，願加度脫。師即與披剃，復圓戒相。乃告之曰：正法眼藏今付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

無心無可得 說得不名法 若了心非心 始了心心法

師說偈已，入師子奮迅三昧，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却復本座，化火自焚。婆須蜜收靈骨，貯七寶函；建浮圖，實于上級。即襄王十四年甲申歲也。

▲第七祖婆須蜜者，北天竺國人也，姓頗羅墮。常服淨衣，執酒器，遊行里閭，或吟或嘯，人謂之狂。及遇彌遮迦尊者，宣如來往誌；自省前緣，投器出家，授法行化。至迦摩羅國，廣興佛事。於法座前，忽有一智者，自稱：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師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知師義勝，心即欽伏，曰：我願求道，霑甘露味。尊者遂與剃度而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正法眼藏，我今付汝，汝當護持。乃說偈曰：

心同虛空界 示等虛空法 證得虛空時 無是無非法

尊者即入慈心三昧。時梵王、帝釋、及諸天眾，俱來作禮，而說偈言：

賢劫眾聖祖 而當第七位 尊者哀念我 請為宣佛地

尊者從三昧起，示眾云：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說此語已，還入三昧，示涅槃相。難提即於本座起七寶塔，以葬全身。即定王十七年辛未歲也。

▲第八祖佛陀難提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氏。頂有肉髻，辯捷無礙。初遇婆須蜜尊者，出家受教；既而領徒行化。至提伽國城毗舍羅家，見舍上有白光上騰，謂其徒曰：此家當有聖人，口無

言說，真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言訖，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尊者曰：我求侍者。曰：我有一子，名伏馱蜜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尊者曰：如汝所說，真吾弟子。尊者見之，遽起禮拜而說偈曰：父母非我親 誰是最親者 諸佛非我道 誰為最道者 尊者以偈答曰：汝言與心親 父母非可比 汝行與道合 諸佛心即是

外求有相佛 與汝不相似 欲識汝本心 非合亦非離

伏馱蜜多聞師妙偈，便行七步。師曰：此子昔曾值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時長者遂捨令出家。尊者尋授具戒。復告之曰：我今以如來正法眼藏，付囑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虛空無內外 心法亦如此 若了虛空故 是達真如理

伏馱蜜多承師付囑，以偈讚曰：我師禪祖中 當得為第八 法化眾無量 悉獲阿羅漢

爾時尊者佛陀難提即現神變，却復本座，儼然寂滅。眾興寶塔，葬其全身。即景王十年丙寅歲也。▲第九祖伏馱蜜多者，提伽國人，姓毗舍羅。既受佛陀難提付囑，後至中印度行化。時有長者香蓋，攜一子而來，瞻禮尊者，曰：此子處胎六十歲，因號難生。復嘗會一仙者，謂此兒非凡，當為法器。今遇尊者，可令出家。尊者即與落髮授戒。羯磨之際，祥光燭座，乃感舍利三七粒現前。自此精進忘疲。既而師告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曰：

真理本無名 因名顯真理 受得真實法 非真亦非偽

尊者付法已，即入滅盡三昧而般涅槃。眾以香油、栴檀闍維真體；收舍利，建塔于那爛陀寺。即敬王三十三年甲寅歲也。

▲第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也，本名難生。初尊者將誕，父夢一白象，背有寶座，座上安一明珠，

從門而入，光照四眾；既覺，遂生。後值伏馱尊者，執侍左右，未嘗睡眠；謂其脇不至席，遂號脇尊者焉。初至華氏國，憩一樹下，右手指地而告眾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言訖，即變金色。時有長者子富那夜奢，合掌前立。尊者問：汝從何來？夜奢曰：我心非往。尊者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尊者曰：汝不定耶？曰：諸佛亦然。尊者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尊者。因說偈曰：此地變金色 預知於聖至 當坐菩提樹 覺華而成已

夜奢復說偈曰：師坐金色地 常說真實義 迴光而照我 令人三摩諦

尊者知其意，即度出家，復具戒品。乃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言：

真體自然真 因真說有理 領得真真法 無行亦無止

尊者付法已，即現神變而入涅槃，化火自焚。四眾各以衣祴盛舍利，隨處興塔而供養之。即貞王二十八年己亥歲也。

▲第十一祖富那夜奢，華氏國人也，姓瞿曇氏，父寶身。既得法於脇尊者，尋詣波羅奈國。有馬鳴大士迎而作禮，因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師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師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師曰：彼是木義。復問：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又問：木義者何？師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省悟，稽首歸依，遂求剃度。師謂眾曰：此大士者，昔爲毗舍離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爲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焉。如來記云：吾滅度後六百年，當有賢者馬鳴，於波羅奈國摧伏異道，度人無量，繼吾傳化。今正是時。即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即說偈曰：

迷悟如隱顯 明闇不相離 今付隱顯法 非一亦非二

尊者付法已，即現神變，湛然圓寂。眾興寶塔，以闔全身。即安王十九年戊戌歲也。

▲第十二祖馬鳴大士者，波羅奈國人也，亦名功勝。以有作無作諸功德最爲殊勝，故名焉。既受法於夜奢尊者，後於華氏國轉妙法輪。忽有老人，座前仆地。師謂眾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言訖不見。俄從地踊出一金色人，復化爲女子，右手指師而說偈曰：

稽首長老尊 當受如來記 今於此地上 宣通第一義

說偈已，瞥然不見。師曰：將有魔來與吾校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師曰：魔之來信矣！吾當除之。即指空中現一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山岳。師儼然於座，魔事隨滅。經七日，有一小蟲，大若螻蛄，潛形座下。師以手取之，示眾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乃放之令去。魔不能動。師告之曰：汝但歸依三寶，即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悔。師問曰：汝名誰耶？眷屬多少？曰：我名迦毗摩羅，有三千眷屬。師曰：汝盡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爲小事。師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謂性海？我未嘗知。師即爲說性海云：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神通由茲發現。迦毗摩羅聞言，遂發信心，與徒眾三千俱求剃度。師乃召五百羅漢與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汝聽偈言：

隱顯即本法 明闇元不二 今付悟了法 非取亦非離

付法已，即入龍奮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輪相，然後示滅。四眾以真體藏之龍龕。即顯王四十二年甲午歲也。

▲第十三祖迦毗摩羅者，華氏國人也。初爲外道，有徒三千，通諸異論；後於馬鳴尊者得法，領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尊者名，請於宮中供養。尊者曰：如來有教，沙門不

得親近國王大臣、權勢之家。太子曰：今我國城之北，有大山焉；山中有一石窟，師可禪寂于此否？尊者曰：諾。即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嶰，尊者直進不顧，遂盤繞師身。師因與受三歸依，嶰聽訖而去。尊者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尊者曰：汝何所止？答曰：我昔嘗爲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答，起瞋恨想，命終墮爲嶰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耳。尊者問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北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爲龍眾說法，我亦聽受耳。尊者遂與徒眾詣彼，龍樹出迎尊者曰：深山孤寂，龍嶰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師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真乘否？師曰：汝雖心語，吾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聞已悔謝。尊者即與度脫；及五百龍眾，俱受具戒。復告龍樹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於汝。諦聽偈言：

非隱非顯法 說是真實際 悟此隱顯法 非愚亦非智

付法已，即現神變，化火焚身。龍樹收五色舍利，建塔瘞之。即赦王四十六年壬辰歲也。

▲第十四祖龍樹尊者，西天竺國人也，亦名龍勝。始於毗羅尊者得法，後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聞尊者爲說妙法，遞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睹之？尊者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尊者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迴初心。尊者復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眾唯聞法音，不睹師相。彼眾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眾曰：識此相否？眾曰：目所未睹，安能辨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即隱。

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 以表諸佛體 說法無其形 用辨非聲色

彼眾聞偈，頓悟無生；咸願出家，以求解脫。尊者即爲剃髮，命諸聖授具。其國先有外道五千餘人，作大幻術，眾皆宗仰；尊者悉爲化之，令歸三寶。復造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垂之於世。後告上首弟子迦那提婆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聽吾偈言：

爲明隱顯法 方說解脫理 於法心不證 無瞋亦無喜

付法訖，入月輪三昧，廣現神變；復就本座，凝然禪寂。迦那提婆與諸四眾，共建寶塔以葬焉。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己丑歲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一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

天竺二十三祖

- | | | |
|-----------|-----------|-----------|
|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 | 第十六祖羅睺羅多 |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 |
| 第十八祖伽邪舍多 |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 | 第二十祖闍夜多 |
| 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 | 第二十二祖摩拏羅 | 第二十三祖鶴勒那 |
| 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 |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 | 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 |
|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 | | |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毗舍羅。初求福業，兼樂辯論；後謁龍樹大士，將及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置於座前。尊者睹之，即以一針投而進之；欣然契會。龍樹即爲說法，不起於座，見月輪相；唯聞其聲，不見其形。尊者語眾曰：今此瑞者，師現佛性，表說法非聲色也。尊者既得法，後至毗羅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大耳如菌，味甚美。唯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長，盡而復生；自餘親屬皆不能見。時尊者知其宿因，遂至其家。長者問其故，尊者曰：汝家昔曾供養一比丘；然此比丘道眼未明，以虛霑信施故，報爲木菌。惟汝與子精誠供養，得以享之；餘即否矣。又問：長者年多少？答曰：七十有九。尊者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 復身還信施 汝年八十一 此樹不生耳

長者聞偈，彌加歎伏，且曰：弟子衰老，不能事師；願捨次子隨師出家。尊者曰：昔如來記此子，當第二百五百年，爲大教主。今之相遇，蓋符宿因。即與剃髮執侍。至巴連弗城，聞諸外道欲障佛法，計之既久。尊者乃執長旛入彼眾中。彼問尊者曰：汝何不前？尊者曰：汝何不後？又曰：汝似賤人。尊者曰：汝似良人。又曰：汝解何法？尊者曰：汝百不解。又曰：我欲得佛。尊者曰：我酌然得佛。又曰：汝不合得。尊者曰：元道我得，汝實不得。又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尊者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故，我自當得。彼詞既屈，乃問師曰：汝名何等？尊者曰：我名迦那提婆。彼既夙聞師名，乃悔過致謝。時眾中猶互興問難，尊者析以無礙之辯，由是歸伏。乃告上足羅睺羅多而付法眼。偈曰：

本對傳法人 爲說解脫理 於法實無證 無終亦無始

尊者說偈已，入奮迅定，身放八光而歸寂滅。學眾興塔而供養之。即前漢文帝十九年庚辰歲也。

▲第十六祖羅睺羅尊者，迦毗羅國人也。行化至室羅筏城，有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中流復現五佛影。尊者告眾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有聖者僧伽難提，居於彼處；佛誌一千年後當紹聖位。語已，領諸學眾泝流而上。至彼，見僧伽難提安坐入定；尊者與眾伺之，經三七日，方從定起。尊者問曰：汝身定耶？心定耶？曰：身心俱定。尊者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尊者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許金出入，金非動靜。尊者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尊者曰：此義不然。曰：彼理非著。尊者曰：此義當墮。曰：彼義不成。尊者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尊者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尊者曰：我無我故，故成汝義。曰：仁者師於何聖，得是無我？尊者曰：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尊者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然，即求度脫。尊者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語已，即以右手擎金鉢，舉至梵宮，取彼香飯，將齋大眾；而大眾忽生厭惡之心。尊者曰：非我之咎，汝等自業。即命僧伽難提分座同食；眾復訝之。尊者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當知與吾分座者，即過去娑羅樹王如來也；愍物降迹。汝輩亦莊嚴劫中已至三果，而未證無漏者也。眾曰：我師神力，斯可信矣！彼云過去佛者，即竊疑焉。僧伽難提知眾生慢，乃曰：世尊在日，世界平正，無有丘陵、江河溝洫；水悉甘美，草木滋茂；國土豐盈，無八苦，行十善。自雙樹示滅八百餘年，世界丘墟，樹木枯悴；人無至信，正念輕微；不信真如，唯愛神力。言訖，以右手漸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甘露水，以瑠璃器持至會所。大眾見之，即時

欽慕，悔過作禮。於是尊者命僧伽難提而付法眼。偈曰：

於法實無證 不取亦不離 法非有無相 內外云何起

尊者付法已，安坐歸寂。四眾建塔。此當前漢武帝二十八年戊辰歲也。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者，室羅闍城寶莊嚴王之子也。生而能言，常讚佛事。七歲即厭世樂，以偈告其父母曰：稽首大慈父 和南骨肉母 我今欲出家 幸願哀愍故

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號僧伽難提。復命沙門禪利多爲之師。積十九載，未曾退倦。尊者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爲出家？一夕，天光下屬，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巖前，有石窟焉，乃燕寂于中。父既失子，即擯禪利多，出國訪尋其子，不知所在。經十年，尊者得法受記已，行化至摩提國。忽有涼風襲眾，身心悅適非常，而不知其然。尊者曰：此道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乎！言訖，以神力攝諸大眾，遊歷山谷。食頃，至一峰下，謂眾曰：此峰頂有紫雲如蓋，聖人居此矣！即與大眾徘徊久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尊者前。尊者問：汝幾歲耶？曰：百歲。尊者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尊者曰：汝善機耶？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師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童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彼父母聞子語，即捨令出家。尊者攜至本處，受具戒訖，名伽耶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銅鈴聲，尊者問師曰：鈴鳴耶？風鳴耶？師曰：非風非鈴，我心鳴耳。尊者曰：心復誰乎？師曰：俱寂靜故。尊者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即付法偈曰：

心地本無生 因地從緣起 緣種不相妨 華果亦復爾

尊者付法已，右手攀樹而化。大眾議曰：尊者樹下歸寂，其垂蔭後裔乎？將奉全身於高原建塔，眾力不能舉，即就樹下起塔。當前漢昭帝十三年丁未歲也。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藍。父天蓋，母方聖。嘗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凡七日而誕。肌體瑩如瑠璃，未嘗洗沐，自然香潔。幼好閑靜，語非常童。持鑑出遊，遇難提尊者得度。領徒至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舍有異氣。尊者將入彼舍，舍主鳩摩羅多問曰：是何徒眾？曰：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然，即時閉戶。尊者良久，自扣其門。羅多曰：此舍無人。尊者曰：答無者誰？羅多聞語，知是異人，遽開關延接。尊者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現於月氏國，紹隆玄化。今汝值吾，應斯嘉運。於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投誠出家。受具訖付法，偈曰：有種有心地 因緣能發萌 於緣不相礙 當生生不生

尊者付法已，踊身虛空，現十八種神變；化火光三昧，自焚其身。眾以舍利起塔。當前漢成帝二十年戊申歲也。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也。昔爲自在天人欲界第六天。見菩薩瓔珞，忽起愛心，墮生忉利欲界第二天。聞憍尸迦說般若波羅蜜多，以法勝故，升于梵天色界六天。以根利故，善說法要，諸天尊爲導師。以繼祖時至，遂降月氏。後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嘗縻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鄰家，久爲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尊者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恒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闍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尊者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

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幻。闍夜多承言領旨，即發宿慧，懇求出家。既受具，尊者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行化跡。乃付法眼。偈曰：

性上本無生 爲對求人說 於法既無得 何懷決不決

師曰：此是妙音如來見性清淨之句，汝宜傳布後學。言訖，即於座上以指爪劈面，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眾，而入寂滅。闍夜多起塔。當新室十四年壬午歲也。

▲第二十祖闍夜多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沖，化導無量。後至羅闍城，敷揚頓教。彼有學眾，唯尚辯論。爲之首者名婆修盤頭此云通行，常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爲眾所歸。尊者將欲度

之，先問彼眾曰：此遍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眾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尊者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眾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尊者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遍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尊者又語彼眾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爲其求道心切。夫弦急即斷，故吾不贊。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復告遍行曰：吾適對眾抑挫仁者，得無惱於衷乎？曰：我憶念十劫前，生常安樂國，師於智者月淨，記我非久當證斯陀含果。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杖禮謁。師叱我曰：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過，請師示之。師曰：汝禮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以此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已來，聞諸惡言，如風如響；況今獲飲無上甘露，而反生熱惱耶？惟願大慈，以妙道垂誨。尊者曰：汝久植眾德，當繼吾宗。聽吾偈曰：

言下合無生 同於法界性 若能如是解 通達事理竟

尊者付法已，不起於座，奄然歸寂。闍維，收舍利建塔。當後漢明帝十七年甲戌歲也。

▲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者，羅闍城人也，姓毗舍佉。父光蓋，母嚴一。家富而無子，父母禱于佛塔而求嗣焉。一夕，母夢吞明闇二珠，覺而有孕。經七日，有一羅漢名賢眾，至其家。光蓋設禮，賢眾端坐受之；嚴一出拜，賢眾避席云：迴禮法身大士。光蓋罔測其由，遂取一寶珠跪獻賢眾，試其真僞；賢眾即受之，殊無遜謝。光蓋不能忍，問曰：我是丈夫，致禮不顧；我妻何德，尊者避之？賢眾曰：我受禮納珠，貴福汝耳；汝婦懷聖子，生當爲世燈慧日，故吾避之，非重女人也。賢眾又曰：汝婦當生二子，一名婆修盤頭，則吾所尊者也；二名芻尼此云野鷲子。昔如來在雪山修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既成道，芻尼受報爲那提國王。佛記云：汝至第二百五百年，生羅闍城毗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爽矣！後一月果產一子。尊者婆修盤頭年至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感毗婆訶菩薩與之授戒。行化至那提國。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一名摩訶羅，次名摩拏羅。王問尊者曰：羅闍城土風與此何異？尊者曰：彼土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化導。曰：二師者誰？尊者曰：佛記第二百五百年有一神力大士，出家繼聖。即王之次子摩拏羅，是其一也。吾雖德薄，敢當其一。王曰：誠如尊者所言，當捨此子作沙門。尊者曰：善哉大王，能遵佛旨。即與受具付法。偈曰：

泡幻同無礙 如何不了悟 達法在其中 非今亦非古

尊者付法已，躡身高半由旬，屹然而住。四眾仰瞻，虔請復坐；跏趺而逝。茶毗，得舍利建塔。當後漢殤帝十二年丁巳歲也。

▲第二十二祖摩拏羅者，那提國常自在王之子也。年三十遇婆修祖師，出家傳法。至西印度。彼

國王名得度，即瞿曇種族；歸依佛乘，勤行精進。一日於行道處現一小塔，欲取供養，眾莫能舉。王即大會梵行、禪觀、咒術等三眾，欲問所疑。時尊者亦赴此會。是三眾皆莫能辯。尊者即爲王廣說塔之所因。阿育王造塔，此不繁錄。今之出現，王福力之所致也。王聞是說，乃曰：至聖難逢，世樂非久。即傳位太子，投祖出家；七日而證四果。尊者深加慰誨，曰：汝居此國，善自度人。今異域有大法器，吾當化令得度。曰：師應迹十方，動念當至，寧勞往耶？尊者曰：然。於是焚香遙語月氏國鶴勒那比丘曰：汝在彼國教導鶴眾，道果將證，宜自知之。時鶴勒那爲彼國王寶印說修多羅偈，忽睹異香成穗。王曰：是何祥也？曰：此是西印度傳佛心印祖師摩拏羅將至，先降信香耳。曰：此師神力何如？答曰：此師遠承佛記，當於此土廣宣玄化。時王與鶴勒那俱遙作禮。尊者知己，即辭得度比丘，往月氏國，受王與鶴勒那供養。後鶴勒那問尊者曰：我止林間已經九白。印度以一白年爲一白。有弟子龍子者，幼而聰慧，我於三世推窮，莫知其本。尊者曰：此子於第五劫中生妙喜國婆羅門家，曾以栴檀施於佛宇，作槌撞鐘；受報聰敏，爲眾欽仰。又問：我有何緣而感鶴眾？尊者曰：汝第四劫中嘗爲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眾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子曰：師常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汝即令赴會。自汝捨生趣生，轉化諸國，其五百弟子，以福微薄，生於羽族。今感汝之惠故，爲鶴眾相隨。鶴勒那聞語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尊者曰：我有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而說偈曰：

心隨萬境轉 轉處實能幽 隨流認得性 無喜復無憂

時鶴眾聞偈，飛鳴而去。尊者跣跡，寂然奄化。鶴勒那與寶印王起塔。當後漢桓帝十九年乙巳歲也。

▲第二十三祖鶴勒那者勒那梵語，鶴即華言。以尊者出世常感群鶴戀慕，故名，月氏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千勝，母金光。以無子

故，禱于七佛金幢，即夢須彌山頂一神童持金環云：我來也。覺而有孕。年七歲，遊行聚落，睹民間淫祀，乃入廟叱之曰：汝妄興禍福，幻惑於人；歲費牲牢，傷害斯甚！言訖，廟貌忽然而壞，由是鄉黨謂之聖子。年二十二出家，三十遇摩拏羅尊者，付法眼藏。行化至中印度。彼國王名無畏海，崇信佛道。尊者爲說正法次，王忽見二人緋素服拜尊者。王問曰：此何人也？師曰：此是日月天子。吾昔曾爲說法，故來禮耳。良久不見，唯聞異香。王曰：日月國土總有多少？尊者曰：千釋迦佛所化世界，各有百億迷廬日月；我若廣說，即不能盡。王聞忻然。時尊者演無上道，度有緣眾。以上足龍子早夭，有兄師子，博通強記，事婆羅門。厥師既逝，弟復云亡，乃歸依于尊者，而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尊者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尊者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言已，即入佛慧。時尊者忽指東北問云：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亙其中。尊者曰：其兆云何？曰：莫可知矣！尊者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嬰在汝身。吾將滅矣，今以法眼付囑於汝，善自護持。乃說偈曰：

認得心性時 可說不思議 了了無可得 得時不說知

師子比丘聞偈欣愜，然未曉將罹何難；尊者乃密示之。言訖，現十八變而歸寂。闍維畢，分舍利，各欲興塔。尊者復現空中，而說偈曰：一法一切法 一切一法攝 吾身非有無 何分一切塔

▲第二十四祖師子比丘者，中印度人也，姓婆羅門。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禪觀。故有禪定、知見、執相、捨相、不語之五眾，尊者詰而化之。四眾皆默然心服，唯禪定師達

磨達者，聞四眾被責，憤悻而來。尊者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既至于此，胡云習定？曰：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尊者曰：仁者既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雖來此，其定常習。尊者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彼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師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師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蒙尊者開悟，心地朗然。尊者既攝五眾，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其子問尊者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今既長矣，而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尊者睹之，即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眾皆驚異。尊者曰：吾前報爲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闕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捨其子出家，尊者即與受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尊者即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轉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

正說知見時 知見俱是心 當心即知見 知見即于今

尊者說偈已，以僧伽梨衣密付斯多，俾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尊者以難不可以苟免，獨留闍賓。時本國有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學諸幻法，欲共謀亂。乃盜爲釋子形象，潛入王宮，且曰：不成即罪歸佛子。妖既自作，禍亦旋踵。事既敗，王果怒曰：吾素歸心三寶，何乃構害一至于斯！即命破毀伽藍，祛除釋眾。又自秉劍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尊者曰：已得蘊空。曰：離生死否？尊者曰：已離生死。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尊者曰：身非我有，何恡於頭。王即揮刃斷尊者首，涌白乳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太子

光首歎曰：我父何故自取其禍？時有象白山僊人者，深明因果，即爲光首廣宣宿因，解其疑網。事具聖胃集及寶林傳遂以師子尊者報體而建塔焉。當魏齊王二十年己卯歲也。師子尊者付婆舍斯多心法、信衣爲正嗣外，傍出達磨達四世二十二師。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者，闍賓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劍，因而有孕。既誕，拳左手。遇師子尊者顯發宿因，密受心印。後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王名迦勝，設禮供養。時有外道號無我尊，先爲王禮重，嫉祖之至，欲與論義，幸而勝之，以固其事。乃於王前謂祖曰：我解默論，不假言說。祖曰：孰知勝負？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爲義？曰：無心爲義。祖曰：汝既無心，安得義乎？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祖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曰：爲辨非義，是名無名。祖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誰？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翻，外道杜口信伏。于時祖忽然面北，合掌長吁曰：我師師子尊者，今日遇難，斯可傷焉！即辭王南邁，達于南天，潛隱山谷。時彼國王名天德，迎請供養。王有二子，一凶暴而色力充盛，一柔和而長嬰疾苦。祖乃爲陳因果，王即頓釋所疑。又有咒術師忌祖之道，乃潛置毒藥于飲食中。祖知而食之，彼返受禍，遂投祖出家，祖即與受具。後六十載，太子得勝即位，復信外道，致難于祖。太子不如密多以進諫被囚。王遽問祖曰：予國素絕妖訛，師所傳者，當是何宗？祖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我所得者，即是佛宗。王曰：佛滅已千二百載，師從誰得耶？祖曰：飲光大士親受佛印，展轉至二十四世師子尊者，我從彼得。王曰：予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祖曰：我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法偈，以顯師承。王曰：其衣何在？祖即於囊中出衣示王。王命焚之；五色相鮮，

薪盡如故；王即追悔致禮。師子真嗣既明，乃赦太子；太子遂求出家。祖問太子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曰：我若出家，不爲別事。祖曰：不爲何事？曰：不爲俗事。祖曰：當爲何事？曰：當爲佛事。祖曰：太子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迹。即許出家。六年侍奉，後於王宮受具，羯磨之際，大地震動，頗多靈異。祖乃命之曰：吾已衰朽，安可久留。汝當善護正法眼藏，普濟群有。聽吾偈曰：

聖人說知見 當境無是非 我今悟真性 無道亦無理

不如密多聞偈，再啓祖曰：法衣宜可傳授。祖曰：此衣爲難故，假以證明。汝身無難，何假其衣？化被十方，人自信向。不如密多聞語，作禮而退。祖現于神變，化三昧火自焚。平地舍利，可高一尺，得勝王創浮圖而祕之。當東晉明帝太寧三年乙酉歲也。

▲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得勝王之太子也。既受度得法，至東印度。彼王名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暨尊者將至，王與梵志同睹白氣貫于上下。王曰：斯何瑞也？梵志預知尊者入境，恐王遷善，乃曰：此是魔來之兆耳，何瑞之有！即鳩諸徒眾議曰：不如密多將入都城，誰能挫之？弟子曰：我等各有咒術，可以動天地、入水火，何患哉？尊者至，先見宮牆有黑氣，乃曰：小難耳。直詣王所。王曰：師來何爲？尊者曰：將度眾生。曰：以何法度？尊者曰：各以其類度之。時梵志聞言，不勝其怒，即以幻法化大山於尊者頂上。尊者指之，忽在彼眾頭上。梵志等怖懼，投尊者。尊者愍其愚惑，再指之，化山隨滅。乃爲王演說法要，俾趣真乘。又謂王曰：此國當有聖人而繼於我。是時有婆羅門子，年二十許，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瓔珞，故人謂之瓔珞童子。遊行閭里，丐求度日，若常不輕之類。人問：汝何行急？即答云：汝何行慢？或問何姓，乃云：與汝同姓。莫知其故。後王與尊者同車而出，見瓔珞童子稽首於前，尊者曰：汝憶往事否？曰：我念

遠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轉甚深脩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尊者又謂王曰：此童子非他，即大勢至菩薩是也。此聖之後，復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四五年內却返此方。遂以昔因故，名般若多羅。付法眼藏，偈曰：

真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爲智

尊者付法已，即辭王曰：吾化緣已終，當歸寂滅。願王於最上乘，無忘外護。即還本座，跏趺而逝，化火自焚。王收舍利，塔而瘞之。當東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戊子歲也。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者，東印度人也。既得法已，行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崇奉佛乘，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其季開士也。尊者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第一子目淨多羅、第二子功德多羅，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第三子菩提多羅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實。若明其實，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實即現。眾生有道，心寶亦然。尊者歎其辯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尊者知是法嗣，以時尚未至，且默而混之。及香至王厭世，眾皆號絕，唯第三子菩提多羅於柩前入定，經七日而出，乃求出家。既受具戒，尊者告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

心地生諸種 因事復生理 果滿菩提圓 華開世界起

尊者付法已，即於座上起立，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十七道，五色光耀。又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焚。空中舍利如雨，收以建塔。當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丁酉歲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

景德傳燈錄卷第三

中華五祖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

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師

第三十祖僧璨大師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

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師密迹，因試令與二兄辨所施寶珠，發明心要。既而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師乃告尊者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開示。尊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竺。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慎勿速行，衰於日下。師又曰：彼有大士堪為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尊者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時，南方勿住。彼唯好有為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亦不可久留。聽吾偈曰：

路行跨水復逢羊 獨自悽悽閩度江 日下可憐雙象馬 一株嫩桂久昌昌

復演八偈，皆預識佛教隆替事具寶林傳及聖胄集。師恭稟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廢闕。逮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

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一名佛大勝多，本與師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師並化，時號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途而為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聚落崢嶸，徒眾甚盛。大師喟然而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迹，況復支離繁盛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第一有相宗所，問曰：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眾中有一尊長薩婆羅，答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師曰：一切諸相而不互者，若名實相，當何定耶？彼曰：於諸相中實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為實？師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彼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然。師曰：汝言不定，當為實相；定不定故，即非實相。彼曰：

定既不定，即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師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彼曰：不變當在，在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師曰：實相不變，變即非實。於有無中，何名實相？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即以手指虛空曰：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得似否？師曰：若解實相，即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解，此名實相。彼眾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

師又警然匿跡，至第二無相宗所，問曰：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彼眾中有智者波羅提，答曰：我明無相，心不現故。師曰：汝心不現，當何明之？彼曰：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師曰：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諸明無故。彼曰：入佛三昧，尚無所得；何況無相，而欲知之。師曰：相既不知，誰云有無？尚無所得，何名三昧？彼曰：我說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師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既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聞師辯析，即悟本心；禮謝於師，懺悔往謬。師記曰：汝當得果，不久證之。此國有魔，非久降之。言已，忽然不現。

至第三定慧宗所，問曰：汝學定慧，爲一爲二？彼眾中有婆蘭陀者，答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師曰：既非一二，何名定慧？彼曰：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即非一，二亦不二。師曰：當一不一，當二不二，既非定慧，約何定慧？彼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復然矣。師曰：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婆蘭陀聞之，疑心冰釋。

至第四戒行宗所，問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行，爲一爲二？彼眾中有一賢者答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教無染，此名戒行。師曰：汝言依教，即是有染。一二俱破，何言依教？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爲戒？彼曰：我有內外，彼已知竟。既得通達，便是戒行。若說違背，俱是俱非。言及清淨，即戒即行。師曰：俱是俱非，何言清淨？既得通故，何談內外？賢者聞之，即自慚服。

至第五無得宗所，問曰：汝云無得，無得何得？既無所得，亦無得得。彼眾中有寶淨者，答曰：我說無得，非無得得。當說得得，無得是得。師曰：得既不得，得亦非得，既云得得，得何得？彼曰：見非得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爲得得。師曰：得既非得，得得無得。既無所得，當何得得？寶淨聞之，頓除疑網。

至第六寂靜宗所，問曰：何名寂靜？於此法中，誰靜誰寂？彼有尊者答曰：此心不動，是名爲寂。於法無染，名之爲靜。師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彼曰：諸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師曰：空空已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彼尊者聞師指誨，豁然開悟。既而六眾咸誓歸依。由是化被南天，聲馳五印；遠近學者，靡然嚮風；經六十餘載，度無量眾。

後值異見王輕毀三寶。每云：我之祖宗，皆信佛道，陷於邪見，壽年不永，運祚亦促。且我身是佛，何更外求？善惡報應，皆因多智之者妄構其說。至於國內耆舊，爲前王所奉者，悉從廢黜。師知己，歎彼德薄，當何救之？又念無相宗中二首領：其一波羅提者，與王有緣，將證其果；其二宗勝者，非不博辯，而無宿因。時六宗徒眾亦各念言：佛法有難，師何自安？師遙知眾意，即彈指應之。六眾聞之云：此是我師達磨信響，我等宜須速行，以副慈命。言已，至師所，禮拜問訊。師曰：今一葉翳虛，孰能剪拂？宗勝曰：我雖淺薄，敢憚其行。師曰：汝雖辯慧，而道力未全。

宗勝自念：我師恐我見王作大佛事，名譽顯達，映奪尊威。縱彼福慧爲王，我是沙門，受佛教旨，豈難敵也。言訖，潛去至王所，廣說法要，及世界苦樂、人天善惡等事。王與之往返徵詰，無不詣理。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

師不起於座，懸知宗勝義墮，遽告波羅提曰：宗勝不稟吾教，潛化於王，須臾即屈，汝可速救。波羅提恭稟師旨云：願假神力。言已，雲生足下，至王前，默然而住。時王正問宗勝，忽見波羅提乘雲而至，愕然忘其問答，曰：乘空之者，是正是邪？答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而驕慢方熾，即擯宗勝令出。波羅提曰：王既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答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答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答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答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答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答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

在胎爲身 處世名人 在眼曰見 在耳曰聞

在鼻辨香 在口談論 在手執捉 在足運奔

遍現俱該沙界 收攝在一微塵 識者知是佛性 不識喚作精魂

王聞偈已，心即開悟。乃悔謝前非，咨詢法要，朝夕忘倦，迄於九旬。

時宗勝既被斥逐，退藏深山。念曰：我今百歲，八十爲非，二十年來，方歸佛道。性雖愚昧，行絕瑕疵。不能禦難，生何如死！言訖，即自投崖。俄有一神人以手捧承，置于巖石之上，安然無

損。宗勝曰：我忝沙門，當與正法爲主；不能抑絕王非，是以捐身自責。何神祐助？一至於斯！願垂一語，以保餘年。於是神人乃說偈曰：

師壽於百歲 八十而造非 爲近至尊故 熏修而入道

雖具少智慧 而多有彼我 所見諸賢等 未嘗生珍敬

二十年功德 其心未恬靜 聰明輕慢故 而獲至於此

得王不敬者 當感果如是 自今不疏忽 不久成奇智

諸聖悉存心 如來亦復爾

宗勝聞偈欣然，即於巖間宴坐。

時異見王復問波羅提曰：仁者智辯，當師何人？答曰：我所出家，即娑羅寺烏沙婆三藏爲授業師；其出世師者，即大王叔菩提達磨是也。王聞師名，驚駭久之。曰：鄙薄忝嗣王位，而趣邪背正，忘我尊叔。遽敕近臣，特加迎請。師即隨使而至，爲王懺悔往非。王聞規誡，泣謝於師；又詔宗勝歸國。大臣奏曰：宗勝被謫投崖，今已亡矣！王告師曰：宗勝之死，皆自於吾；如何大慈，令免斯罪？師曰：宗勝今在巖間宴息，但遣使召，當即至矣！王即遣使入山，果見宗勝端居禪寂。宗勝蒙召，乃曰：深愧王意，貧道誓處巖泉。且王國賢德如林——達磨是王之叔，六眾所師；波羅提法中龍象。願王崇仰二聖，以福皇基。使者復命未至，師謂王曰：知取得宗勝否？王曰：未知。師曰：一請未至，再命必來。良久使還，果如師語。師遂辭王曰：當善修德，不久疾作。吾且去矣！經七日，王乃得疾。國醫診治，有加無瘳。貴戚近臣憶師前記，急發使告師曰：王疾殆至彌留，願叔慈悲，遠來診救。師即至王所，慰問其疾。時宗勝再承王召，即別巖間。波

羅提久受王恩，亦來問疾。波羅提曰：當何施爲，令王免苦？師即令太子爲王宥罪施恩，崇奉僧寶；復爲王懺悔云：願罪消滅。如是者三。王疾有間。師心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乃先辭祖塔，次別同學，然至王所，慰而勉之曰：當勤修白業，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九即迴。王聞師言，涕淚交集，曰：此國何罪？彼土何祥？叔既有緣，非吾所止。唯願不忘父母之國，事畢早迴。王即具大舟，實以眾寶，躬率臣寮，送至海壖。

師汎重溟，凡三周寒暑，達于南海，實梁普通八年丁未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主禮迎接，表聞武帝。帝覽奏，遣使齋詔迎請。十月一日至金陵。帝問曰：朕即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答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迴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屆於洛陽，當後魏孝明太和十年也。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

時有僧神光者，曠達之士也。久居伊洛，博覽群書，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乃往彼晨夕參承。師常端坐面牆，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尙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師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群品。師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勤苦！光聞師誨勵，潛取利刀，自

斷左臂，置於師前。師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師遂因與易名曰慧可。光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我與汝安心竟。後孝明帝聞師異跡，遣使齋詔徵，前後三至，師不下少林。帝彌加欽尙，就賜摩衲袈裟三領，金鉢、銀水餅、繒帛等；師牢讓三返。帝意彌堅，師乃受之。自爾緇白之眾，倍加信向。

迄九年已，欲西返天竺。乃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門人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闍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後，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請師指陳。師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迴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師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眾生開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常自出而試之，置石石裂。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爲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

別記云：師初居少林寺九年，爲二祖說法，祇教曰：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

慧可種種說心性理道未契，師祇遮其非，不爲說無念心體。慧可曰：我已息諸緣。師曰：莫不成斷滅去否？可曰：不成斷滅。師曰：何以驗之云不斷滅？可曰：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師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勿疑也。言已，乃與徒眾往禹門千聖寺，止三日。有期城太守揚銜之，早慕佛乘，問師曰：西天五印，師承爲祖，其道如何？師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師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解，故稱爲祖。又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尚迷真理。適聽師言，罔知攸措；願師慈悲，開示宗旨。師知懇到，即說偈曰：

亦不睹惡而生嫌 亦不觀善而勤措 亦不捨智而近愚 亦不拋迷而就悟

達大道兮過量 通佛心兮出度 不與凡聖同躔 超然名之曰祖

銜之聞偈，悲喜交并曰：願師久住世間，化導群有。師曰：吾即逝矣！不可久留。根性萬差，多逢患難。銜之曰：未審何人？弟子爲師除得。師曰：吾以傳佛祕密，利益迷途；害彼自安，必無此理。銜之曰：師若不言，何表通變觀照之力？師不獲已，乃爲識曰：

江槎分玉浪 管炬開金鎖 五口相共行 九十無彼我

銜之聞語，莫究其端，默記於懷，禮辭而去。師之所識，雖當時不測，而後皆符驗。時魏氏奉釋，禪雋如林。光統律師、流支三藏者，乃僧中之鸞鳳也。睹師演道，斥相指心，每與師論議，是非蜂起。師遐振玄風，普施法雨；而偏局之量，自不堪任，競起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以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救之，端居而逝。即後魏孝明帝太和十九年丙辰歲十月五日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

後三歲，魏末雲奉使西域迴，遇師於葱嶺，見手攜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師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主已厭世。雲聞之茫然，別師東邁。暨復命，即明帝已登遐矣。迨孝莊即位，雲具奏其事。帝令啓壙，惟空棺，一隻革履存焉！舉朝爲之驚歎。奉詔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至唐開元十五年丁卯歲，爲信道者竊在五臺華嚴寺，今不知所在。初梁武遇師，因緣未契；及聞化行魏邦，遂欲自撰師碑，而未暇也。後聞宋雲事，乃成之。代宗諡圓覺大師，塔曰空觀。師自魏丙辰歲告寂，迄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得四百六十七年矣。

▲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師者，武牢人也，姓姬氏。父寂。未有子時，嘗自念言：我家崇善，豈無令子？禱之既久，一夕感異光照室，其母因而懷妊。及長，遂以照室之瑞，名之曰光。自幼志氣不群，博涉詩書，尤精玄理；而不事家產，好遊山水。後覽佛書，超然自得。即抵洛陽龍門香山，依寶靜禪師出家，受具於永穆寺。浮游講肆，遍學大小乘義。年三十二却返香山，終日宴坐，又經八載。於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耶？大道匪遙，汝其南矣！光知神助，因改名神光。翌日覺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有聲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光遂以見神事白於師。師視其頂骨，即如五峰秀出矣！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斯則少林達磨大士必汝之師也。光受教，造於少室。其得法傳衣事跡，達磨章具之矣。

自少林託化西歸，大師繼闡玄風，博求法嗣。至北齊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師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云：覓罪不可得。師曰：我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師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大師深器之，即爲剃髮，云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大師乃告曰：菩提達磨遠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吾，吾今授

汝，并達磨信衣，汝當守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本來緣有地 因地種華生 本來無有種 華亦不會生

大師付衣法已，又曰：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璨曰：師既預知，願垂示誨。師曰：非吾知也。斯乃達磨傳般若多羅懸記云「心中雖吉外頭凶」是也。吾校年代，正在於茲。當諦思前言，勿罹世難。然吾亦有宿累，今要酬之。善去善行，俟時傳付。

大師付囑已，即於鄴都隨宜說法。一音演暢，四眾歸依；如是積三十四載。遂韜光混跡，變易儀相；或入諸酒肆，或過於屠門，或習街談，或隨廝役。人問之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師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又於甯城縣匡救寺三門下，談無上道，聽者林會。時有辯和法師者，於寺中講涅槃經。學徒聞師闡法，稍稍引去。辯和不勝其憤，興謗於邑宰翟仲侃。仲侃惑其邪說，加師以非法；師怡然委順。識真者謂之償債。時年一百七歲，即隋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歲三月十六日也。

皓月供奉。問長沙岑和尚。古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只如師子尊者二祖大師。為什麼得償債去。長沙云。大德不識本來空。彼云。如何是本來空。長沙云。業障是。又問。如何是業障。長沙云。本來空是。彼無語。長沙便示一偈云。假有元非有。假滅亦非無。涅槃償債義。一性更無殊。後葬於磁州滏陽縣東北七十里。唐德宗諡大祖禪師。自師之化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得四百一十三年。

僧那禪師，姓馬氏。少而神俊，通究墳典。年二十一講禮易於東海，聽者如市。暨南徂相部，學眾隨至。會二祖說法；與同志十人投祖出家。自爾手不執筆，永捐世典；惟一衣一鉢、一坐一食，奉頭陀行。既久侍於祖，後謂門人慧滿曰：祖師心印，非專苦行，但助道耳。若契本心，發隨意真光之用，則苦行如握土成金；若唯務苦行而不明本心，為憎愛所縛，則苦行如黑月夜履於險道。汝

欲明本心者，當審諦推察：遇色遇聲未起覺觀時，心何所之？是無耶？是有耶？既不墮有無處所，則心珠獨朗，常照世間而無一塵許間隔，未嘗有一剎那頃斷續之相。故我初祖兼付楞伽經四卷，謂我師二祖曰：吾觀震旦唯有此經可以印心；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又二祖凡說法竟，乃曰：此經四世之後變成名相，深可悲哉！我今付汝，宜善護持；非人慎勿傳之。付囑已，師乃遊方；莫知其終。向居士。幽棲林野，木食澗飲。北齊天保初，聞二祖盛化，乃致書通好曰：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識形為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趣涅槃，喻去形而覓影；離眾生而求佛果，喻默聲而尋響。故知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爭論起矣。幻化非真，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謁，聊申此意，伏望答之。二祖大師命筆迴示曰：備觀來意皆如實，真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即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輩，申辭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居士捧披祖偈，乃伸禮觀，密承印記。

相州隆化寺慧滿禪師，滎陽人也，姓張氏。始於本寺遇僧那禪師開示。志存儉約，唯蓄二鍼；冬則乞補，夏乃捨之。自言一 lifetime 無怖，身無蚤虱，睡而不夢。常行乞食，住無再宿；所至伽藍，則破柴製履。貞觀十六年，於洛陽會善寺側，宿古墓中，遇大雪。旦入寺，見曇曠法師，曠怪所從來。師曰：法有來耶？曠遣尋來處，四邊雪積五尺許。曠曰：不可測也。尋聞有括錄事，諸僧逃隱。師持鉢周行聚落，無所滯礙；隨得隨散，索爾虛閑。有請宿齋者，師曰：天下無僧，方受斯請也。又嘗示人曰：諸佛說心，令知心相是虛妄；今乃重加心相，深違佛意；又增論議，殊乖大理。故常齋楞伽經四卷以為心要，如說而行；蓋遵歷世之遺付也。後於陶冶中無疾坐化，壽七十許。

▲第三十祖僧璨大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以白衣謁二祖，既受度傳法，隱於舒州之皖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師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載；時人無能知者。至隋開皇十二年壬子歲，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師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後於吉州受戒，侍奉尤謹。師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

華種雖因地 從地種華生 若無人下種 華地盡無生

師又曰：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往鄴都行化三十年方終。今吾得汝，何滯此乎！即適羅浮山，優游二載，却旋舊址。逾月，士民奔趨，大設檀供。師爲四眾廣宣心要訖，於法會大樹下，合掌立終。即隋煬帝大業二年丙寅十月十五日也。唐玄宗諡鑑智禪師覺寂之塔。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歲，凡四百載矣。

初唐河南尹李常，素仰祖風，深得玄旨。天寶乙酉歲遇荷澤神會，問曰：三祖大師葬在何處？或聞入羅浮不迴，或說終於山谷，未知孰是？會曰：璨大師自羅浮歸山谷，得月餘方示滅。今舒州見有三祖墓，常未之信也。常謫爲舒州別駕，因詢問山谷寺眾僧曰：聞寺後有三祖墓是否？時上座慧觀對曰：有之。常欣然與寮佐同往瞻禮；又啓壙，取真儀閣維之，得五色舍利三百粒。以百粒出已俸建塔焉；百粒寄荷澤神會，以徵前言；百粒隨身。後於洛中私第設齋以慶之。時有西域三藏犍那等在會中，常問三藏：天竺禪門祖師多少？犍那答曰：自迦葉至般若多羅，有二十七祖。若敘師子尊者傍出達磨達四世二十二人，總有四十九祖。若從七佛至此璨大師，不括橫枝，凡三十七世。常又問會中耆德曰：嘗見祖圖，或引五十餘祖，至於支派差殊，宗族不定；或但有空

名者；以何爲驗？時有智本禪師者，六祖門人也，答曰：斯乃後魏初佛法淪替，有沙門曇曜，於紛紜中，以素絹單錄得諸祖名字，或忘失次第，藏衣領中，隱於巖穴，經三十五載。至文成帝即位，法門中興，曇曜名行俱崇，遂爲僧統。乃集諸沙門重議結集，目爲付法藏傳。其間小有差互，即曇曜抄錄時怖懼所致。又經一十三年，帝令國子博士黃元真，與北天竺三藏佛陀扇多吉弗煙等，重究梵文，甄別宗旨，次敘師承，得無紕繆也。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於蘄州之廣濟縣。師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既嗣祖風，攝心無寐，脇不至席者，僅六十年。隋大業十三載，領徒眾抵吉州；值群盜圍城，七旬不解，萬眾惶怖。師愍之，教令念摩訶般若。時賊眾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內必有異人，不可攻矣！稍稍引去。

唐武德甲申歲，師却返蘄春，住破頭山；學侶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師問曰：子何姓？答曰：性即有，不是常性。師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師曰：汝無姓耶？答曰：性空故。師默識其法器，即俾侍者至其家，於父母所，乞令出家。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爲弟子，名曰弘忍；以至付法傳衣。偈曰：

華種有生性 因地華生生 大緣與信合 當生生不生

遂以學徒委之。一日告眾曰：吾武德中遊廬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否？眾皆默然。忍曰：莫是和尙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師曰：善。後貞觀癸卯歲，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師。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起，即取首來。使至山諭旨，師乃引頸就刃，神色儼然。使異之，迴以狀聞。帝彌加歎慕，就賜珍繪以

遂其志。迄高宗永徽辛亥歲閏九月四日，忽垂誠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於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戶無故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不敢復閉。代宗諡大醫禪師慈雲之塔。自圓寂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凡三百五十六載。

▲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姓周氏。生而岐嶷。童遊時，逢一智者歎曰：此子闕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惠能，自新州來參謁。師問曰：汝自何來？曰：嶺南。師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佛。師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師知是異人，乃訶曰：著槽廠去。能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八月，師知付授時至，遂告眾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爲己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

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外，眾所宗仰。咸共推稱云：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竊聆眾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一偈云：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莫遣有塵埃

師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其壁本欲令處士盧珍繪楞伽變相，及見題偈在壁，遂止不畫，各令誦念。

能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能曰：其偈云何？同學爲誦。能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能曰：子不信耶？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能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能自秉燭，令童子於秀偈之側寫一偈云：

菩提本非樹 心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假拂塵埃

大師後見此偈，云：此是誰作？亦未見性。眾聞師語，遂不之顧。迨夜，乃潛令人自碓坊召能行者入室。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小大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祕密圓明眞實正法眼藏，付於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屈於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於吾。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

能居士跪受衣法，啓曰：法則既授，衣付何人？師曰：昔達磨初至，人未知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授衣之人，命如懸絲也。能曰：當隱何所？師曰：逢懷即止，遇會且藏。能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眾莫知。忍大師自此不復上堂，凡三日。大眾疑怪致問。祖曰：吾道行矣！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得耶？師曰：能者得。於是眾議盧行者名能，尋訪既失，懸知彼得，即共奔逐。忍大師既付衣法，復經四載，至上元二年忽告眾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即入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建塔於黃梅之東山。代宗皇帝諡大滿禪師法雨之塔。自大師滅度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凡三百三十年。

景德傳燈錄卷第三

助印「六祖壇經(中文初版三刷)、地藏經(英漢對照
初版二刷)、禪之甘露(中文二版二刷)」功德名錄

台幣部份：

- 六〇〇〇元：張芯語
三〇〇〇元：邱水木、邱劉阿萊(往生)
二〇〇〇元：陳美紅、趙爽妙、李陳紫、李淑媛、張正昌、劉慶熙、陳妙音
一〇〇〇元：張錦興(往生)、林鎮詮、林鈺達、林壽榮、張容甄、林慧雯、林博文、林湘芸、趙文璋、王玉蘭、林永建、高玫、林劭全、宋瑞敏
一〇〇〇元：黎家煌、賴淑卿、陳范網妹(往生)、張進財、陳敬恆、張瓊媛、陳佩儒、陳思穎、邱文敏、邱顯清、邱文真、邱文怡、蕭惠玲、邱麗玉、王月英
八〇〇元：蔡慶成
六八〇元：駱玉冰
五〇〇元：廖崑甫、廖千棋、林美蘭、黃瑞豐、鐘玉燕、黃建華、鐘白菊(往生)、鐘世盛(往生)、游舒涵
四〇〇元：釋真行、釋真願、林月嬌、蔡惠環、黃世昌、郭冠顯、林秀英、林煜榮、陳世珍、陳建志、陳柏誠、陳姿穎、鄭媛心、莊子嫻、陳世斌、張淑恩、陳品蓉、陳淑華、李英彰、李宛穎、李旻頴、黃忠川、黃文隆、黃炳誠、黃仔婷、潘美鳳、王依珊、林金柳、陳錦祥、王李丹、黃秋惠、黃靜汝、丘聿台、劉芋瑩、陳秀真

人民幣部份：

五〇〇〇元：天津眾居士

- 一〇〇〇元：上海居士
三〇〇元：南通
二七〇元：朱本旗(往生)
二五〇元：谷維鑫、胥義華
二〇〇元：萬曉宏
一〇〇元：邢廣琴

美金部份：

- 一五〇元：謝昆霖
一〇〇元：Szechuan Gourmet, 紅寶石餐館
九〇元：Bih Feng Chen
七五元：蘇才輔、蘇才鈞、張心華、慧彰、慧顯、慧山、李尚嵐、李曰明、曲桂梅、蘇賢武、劉雅俊
五〇元：阮瓊仙、圓西(葉旋, 往生)、明決(黃)
四五元：慧綱、慧紀
三〇元：圓善、圓鈺、圓壁、圓慧(陳)、圓愍、圓忠、圓孝、圓仁、明際(往生)
二五元：明惟
二〇元：鄭國安、曾俏蘭、鄭錦昌、鄭忠信、鄭裕裕
一五元：慧明、慧藏、盧亞細、陳張多、簡朱英、慧錦、盧麗霞(往生)、明誠(往生)、定詮、慧依、蔣馨儀、蔣鳳儀、吳依蓮、圓恆、圓勤、圓立、圓毅、圓殊、圓道、圓德、圓現、圓義、圓均、侯國川、黃阿娥、林何玉惠、陳垂生(往生)、簡清風(往生)、朱徐却(往生)、朱介隆(往生)、慧上、圓真、圓至、慧瑩、慧淳、圓持、何曉嵐、Yuk Chung, Wancee Chung, Alice Hu, Bing Lin

2006年僅助印「六祖壇經」(中文初版三刷)一書者：

- 二〇元：圓善、圓慧(陳)、圓愍、圓忠、圓孝、圓仁
 一〇元：圓璧、圓鈺、慧錦、Dan Koenig、盧亞細
 六元：圓純、圓盛(黃)、阮瓊仙、Rich Wong、Tiffany Wong (黃珊珊)、圓實、圓恆、圓勤、圓立、圓毅、圓節
 四元：圓殊、Laven D. Loomis、陳衍隆、陳張多、簡多惠、陳遠碩、陳慧玲、簡朱英
 二元：慧徹、圓心、熊云翔、圓至、慧瑩、慧淳、圓持、何曉嵐

隨喜助印名單

台幣部份：(NT\$)

(民98.12.22止)

陳俐汝(\$13700)、陳翠錦、吳翠美(\$10000)、謝鐘二妹(\$5400)、釋天淨(\$3600)、翁榮林(\$3500)、劉國輝全家(\$3300)、陳子村、黃重光(各\$3000)、彭玉泉(\$2300)、吳佳玲、沈素鳳、無名氏(各\$2000)、許厚志(\$1700)、釋心慈(\$1560)、林淑禎(\$1500)、張道弘(\$1400)、釋慧康(\$1200)、簡宏昌、洪富子、陳德駿、陳德翰(各\$1100)、釋慧群、陳翠梨、洪素月、張意葭、楊慧娥、蕭長聰、余德華、金鐘精舍、洪肇鴻、謝銘淵、劉純強、黃祖誠、黃榮裕、楊瑤華、吳明芳、吳博子、蔡姓夫婦、吳有成、吳麗鴻、寸偉民、呂哲強、洪瑞琳、呂政祈、呂明軒、呂彩寧、李玲慈、賴淑卿、林月嬌、劉光啓、陳奕棗、王統立、詹查某、張芯語、王貞云(各\$1000)、白中和、吳杰宇、無名氏(各\$900)、吳耀霖(\$800)、釋清淨(\$700)、林慧玲、林志坤、許文彥(各\$600)、釋大行、釋慧修、林本源、李錦榮、蔡宗岳、許慧燕、張美英、林茂盛、蔣侑宸、蔣侑宸、呂振民、方文龍、林吉誠、陳足妹、林秀枝、黃政池、王翠玲、馬孟樑、陳台生(各\$500)、釋見宏、邱秀敏、黃仁霖、韓德菊、高明芳、吳一平(各\$400)、葉淑幸、邱培、張介升、翁翠苓、汪春美、賴照雄、林鎮詮、林鈺

達、林陳月嬌(各\$300)、張正昌(\$280)、蘇美珍、謝少華、曾陳乾湖、曾崇甯、曾麒軒、王金傳、王游春子(往生)(各\$200)、釋善行(\$150)、游春英、何有騰(各\$100)

美金部分：(US\$)

(2011.3.4止)

李雍(\$100)、圓道(\$30)、謝昆霖(\$200)、Kevin Dermody(\$45)

「毘盧印經會」基本會員名單

釋成觀、釋信覺、釋真行、釋真願、釋真力、釋體智、釋心慈、林秀英、張淑鈴、李錫昌、李陳紫、李淑媛、李宗憲、陳慧真、李淑瑩、李怡欣、李啓揚、張大政、王月英、張金員、蕭惠玲、吳蕭幼、王元傑、宮林玉蘭、王文君、宮貴英、宮桂華、吳龍海、蘇金滿、秀羽素食館、顏藹珠、張春榮、曾簡娥、張進財、邱泰華、江素絹、趙文璋、張正昌、賴照雄、黃菽惠、洪妙珍、張玉城、廖世宏、王韻蕙、曾萬金、廖偉成、鄭惠貞、黃靜汝、藍翊豪、藍進士、藍秀鳳、藍謝有親、藍翊璋、余崇佑、簡麗姑、蘇榮灑、諸葛珍、王惠照、藍玉玲、藍宜建、藍順、藍偉誠、藍宜助、何啓政、陳富雄、黎家煌、謝邦珍、丘聿台、唐雅琴、莊志佳、劉芊瑩、楊振宇

「遍照印經會」基本會員名單

釋成觀、釋信覺、吳曉、簡慶惠、陳衍隆、陳遠碩、陳慧玲、邵豐吉、邵陳世玉、陳永瑞、邵千純、陳雯萱、陳怡仲、陳怡寧、唐永念、陳國輝、吳秀芬、葉潔薇、邵俊雄、李應華、林斌、蘇清江、唐永良、詹朱界宗、Laven Dean Loomis、詹雅如、嚴愛民、何林鈞、李宗勳、許碧鳳、李郁芬、李安怡、陳慧瑜、謝幸貞、劉嘉仁、黃育英、劉智嚴、劉圓真、盧麗鴻、黃世松、劉文娜、圓實、侯國川、謝昆霖、陶姍姍、高斐、吳厚萱、吳美萱、吳朝暉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塗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於未來際
修行無上道

六祖法寶壇經

發行者：公益信託「新道遙園譯經院」基金

倡印者：大毘盧寺（台灣）· 遍照寺（美國）

出版者：毘盧出版社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52559號

贈送處：(1) 台灣：新道遙園譯經院、大毘盧寺

11691 台北市文山區福興路4巷6弄15號

Tel: (02) 29347281 • Fax: (02) 29301919

一、助印專戶帳號：100-10-502318-8

戶名：華南商業銀行受託公益信託新道

遙園譯經院基金專戶

華南銀行營業部（銀行代號：0081005）

二、郵政劃撥：15126341 釋成觀

(2) 美國：遍照寺 Americana Buddhist Temple

10515 N. Latson Rd., Howell, MI 48855, USA

Tel: (517) 5457559 • Fax: (517) 5457558

承印者：東豪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版次：佛曆二五五五年浴佛節（2011年5月）初版三刷

恭印一千冊

國際書碼：ISBN 957-9373-17-5

◎ 非賣品、贈閱、歡迎助印 ◎

網址：www.abtemple.org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六祖法寶壇經.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毘盧,
2004[民93]

面; 公分

附景德傳燈錄七佛三十三祖

ISBN 957-9373-17-5 (平裝)

1. 六祖壇經

226.62

93013959

南無護法韋馱尊天菩薩

Namo Wei-to Pusa, the Honorable Celestial Guardian of Mahayana



